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 CBETA2018 版

## 佛 本 行 集 經

(六十卷：第 19 卷至第 24 卷)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

# 汇编说明

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经藏中，阅读佛经仿佛得预法会，亲聆圣音，是后人学习佛法最直接的途径，更是末法时代树立正知正见、防止误入相似佛法的最可靠的依止方法，自然功德无量。能遍阅佛经或三藏，把一代圣教尽数熏入八识田中，直至成佛永为道种，是古今众多佛弟子的毕生心愿和梦想。

本汇编是大众阅藏网汇编 12 辑之外的 11 部大经之一的《佛說長阿含經》。

本汇编采用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2018 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电子《大正藏》）第 1 册 No. 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的《佛說長阿含經》（22 卷）为底本。本汇编只有一册。

CBETA 为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简称，成立于 1998 年，免费提供电子佛典数据库供各界作非营利性使用，其发布的电子佛典数据库可以在网络上下载。

大众阅藏网，是一群正信佛子为倡导大众阅藏而设立的公益性文化传播平台，祈愿在三宝的加持护念下，使读经阅藏能普及到广大信众中去。

宗旨：本佛宗经，闻思正见

理念：阅藏很重要，人人能做到，活动无中心，引导有僧宝。

目标：让阅藏流行起来！

大众阅藏经书汇编的第 1 辑免费申请，“大众阅藏” 邮箱：

[yuezang@vip.163.com](mailto:yuezang@vip.163.com)。官网网址：<http://www.yuezang.org>；

大眾閱藏網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 佛经安置须知

1. 经典应恭敬放在清静高处以及其他书籍的上面，不可随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净处。
2. 凡经书等法宝阅毕，可辗转流通，赠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烧毁或丢弃。
3. 如手捧或装于口袋携带时，不得低于腰部，不可挟腋下。
4. 不得口吹经上灰尘，应以专用净布拭去。
5. 不可在经典所在的地方，有种种污秽行为。

## 读诵佛经须知

1. 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如来法身舍利，亦当作真佛看，不可作纸墨等看。礼诵持念，种种修持，皆当以诚敬为主。
2. 不可躺着看经书，以口水沾指翻经页，不可以污手触经。
3. 经书上不可涂写。不得一边散心杂话，一边看经书。
4. 中断不看时，应夹放纸条、书签做记号。不可折页、折角，或经书面朝下作“人”字形搁置。

## 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业也。

- （一）端身正坐，如对圣容，则身业净也。
- （二）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
- （三）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

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 起诵仪

### 请佛发愿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 香赞

(一遍)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诸佛海会悉遥闻.  
随处结祥云. 诚意方殷. 诸佛现全身.

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訶萨 (三称)

### 开经偈

(一遍)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讽诵经时 当愿众生：  
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注：此阅藏仪轨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整)

#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 车匿等还品第二十三之二

尔时。摩诃波阇波提及瞿多弥既见太子髻里明珠、伞盖横刀。并摩尼宝庄严蝇拂。自余璎珞、犍陟马王及车匿等。如是见已。心大惊怖。各举两手。捶拍身体。忧愁而问于车匿言：今我所爱子悉达多留在何处。汝自回还？

车匿报言：国大皇后！悉达太子弃舍五欲。为求道故。出家入山。远离亲族。剃发染衣。思惟苦行。

是时。摩诃波阇波提闻于车匿如是语已。譬如犝牛失其犝子。悲泣号哭。不能自胜。其摩诃波阇波提从车匿闻太子之语。亦复如是。即举两手。心惊怖裂。口大唱言：呜呼我子！呜呼我子！流泪满面。遍体战栗。忽然闷绝。身蹶倒仆。宛转土中。如鱼出水。在于陆地。跳踉苦恼。摩诃波阇波提亦复如是。蹶地宛转。呜咽而语。问车匿言：车匿！我今不见自身有过。及心口失。负持于汝。汝今何故忽将我子掷弃旷野。犹如摆木？汝将我子置彼林内。令共种种诸恶虫兽。恐怖之中独自而住。汝弃舍来。不怜我子。而身背乎！

车匿报言：国大夫人！奴身不敢弃舍太子。夫人！太子自弃舍奴。太子付我犍陟马王及诸璎珞。教来回还。速疾向家。畏大夫人心中生忧愁。令得安稳、无恼患故。

时彼宫中诸嫔女等各各啼哭。而口唱言：呜呼阿爷！或复唱言：呜呼兄弟！或复唱言：呜呼大家！或复唱言：呜呼我夫！以此种种爱恋酸言、欲染根本。叫唤苦身。或有嫔女转目而哭。或有嫔女相视而哭。或有嫔女回身而哭。或有嫔女举头而哭。或有相观面目而哭。或

有两手拍肚而哭。或有两手抚心而哭。或以两臂相交而哭。或举两手拍头而哭。或以灰土垒头而哭。或有散发覆面而哭。或拔鬓发低头而哭。或举两手仰天而哭。或有嫫女以悲苦故。东西南北交横驰走。犹如野鹿被毒箭射。或有嫫女以衣覆面。叫唤而哭。或有嫫女遍体战栗。犹如风吹芭蕉树叶。低昂而哭。或有倒地。闷绝不知。少有余命。才出声哭。或有嫫女。如鱼出水。掷置陆地。宛转而卧。微有喘息。劣余残命。绵惛而哭。或有嫫女。犹如掘树。倒卧在地。宛转而哭。诸如是等种种苦恼。以逼切身。号哭太子。

是时车匿及马犍陟。并彼无量百千嫫女哭泣之声。不可得闻。摩诃波闍波提流泪闷绝。小苏即便大哭太子。口唱是言：呜呼我子！呜呼我子！汝身本时以种种香摩涂拂拭。威神大德而用庄严。今者云何在于山谷。为诸蚊虻、细小毒虫啖软汝身？能忍此苦。住于旷野？

呜呼我子！汝身恒以迦尸迦衣薰香所覆。今者云何粗涩臭衣。能忍著身？

呜呼我子！汝在家时。清静妙香、百味所作种种羹臠、洁白之食。自余恶杂不曾向口。今者云何忍食粗涩、冷淡食饮。或饭或粝。或饼或浆？云何空餐此能得下？

呜呼我子！在于宫内。细滑床敷。柔软毡褥。或覆天衣。或复两边挟置倚枕。或卧或偃。随意自在。今者云何在赤露地。或棘针丛、粗草之上忍得卧眠？

呜呼我子！在家之时。或有奴婢。或有左右。恒常供奉哀愍之心。或有倚身。或有胡跪。或有立地。向汝面观而得奉事。无所乏少。今者云何？嗔恚之人。或有贫穷。或有焦煎。向汝无慈。汝何能观。取其意气？

呜呼我子！在于家内。以妙华色。可喜端正。嫫女群队。左右围

绕而受快乐。汝今云何在于山旷。犹如野兽。恒常恐怖。独坐独行。心乃娱乐？

呜呼我子！善生罗网。所覆长直。脚指柔软。脚踝腓胫。犹如鹿王。掌底柔软。如莲花叶。二轮庄严。分明显著。今汝云何如是脚迹。徒践踏地？或有棘针。或有沙砾。或时冰冻。或时炎埃。何忍东西。将此行涉？

是时摩诃波阇波提作如是等无量无边诸种语言哭太子已。心薄苏醒。得复本念。从地而起。问车匿言：车匿！此事已然。我子悉达行路之时。向汝何嘱。车匿！我子所有柔软青色紺黑头发。复谁割也？车匿！我子头发今在何处？

车匿报言：国大夫人！太子悉达嘱语我言：车匿！汝至我家。为我殷勤再拜。问讯我母摩诃波阇波提。若再拜已。作如是言：咨启大母。愿莫大愁。莫生苦恼。莫忆于我。子不久得如心所愿。得即回还奉觐大母。其圣子手自拔于刀。左执头髻、右手持刀而自割截。掷于虚空。诸天接取。将还天宫。为供养故。

是时。摩诃波阇波提既闻车匿作是语已。复更重哭太子发髻。呜呼我子！头发甚长。柔软螺髻。极能端正。一一毛孔。一毛旋生。不乱不断。堪著王冠。受于王位。汝今何忍割截掷弃。呜呼我子！两臂甚长。行步详序。如狮子王。两目圆满。犹如牛王。身体金色。胸膈宽大。声音隐隐。如鼓如雷。如是人者。何堪出家。居在山野。今我此地。无有福相。如是人者。行如法行。此地倒已。复不能起。为世作主。我愿一切有德之人。诸功德具。值于法王出现于世。令诸大众安稳快乐。而有偈说：

必其此地无有福      不应生是智慧人

既现如是功德身      应当为世作圣主



尔时。耶输陀罗大声叫哭。一嗔一骂。杂种语音呵责车匿。作如是言：车匿！我妇女人年少。夜半睡眠沉重。无所觉知。汝今把我心中所爱如意圣夫将何处置？车匿！去此近远。我之圣主。善大丈夫。并汝及马。三平等行。车匿犍陟。唯二独来。在于我前。不见我心所爱圣主。是故我今身心战栗。车匿！汝非善人。不润益我。车匿！我今要言。假使酷暴、极嗔怨家。犹尚不能如是损害、似汝今日蹶顿于我。车匿！如汝是我所归依者。应覆护我。应养育我。汝今云何见我夜半昏乱睡眠。汝私窃偷将我圣主向何处著？车匿！即汝今是最大怨仇。所作之事今已讫了。汝复何须懊恼啼哭。汝宜拭面。何用强悲。虚沥目泪。车匿！汝不善业今作已竟。不假须哀。车匿！以汝为我圣夫善友。禁节入出。可行则行。不可则制。今反相从。令我圣主随意而出。车匿！用汝何为。汝今作是不善事已。应须欢喜。我知汝今大获果报。大得福利。车匿！凡世间人。宁取有智以为怨家。不将愚痴共作朋友。车匿！汝虽于我夫处为友。而汝作事不曾思惟。所以者何？车匿！汝于我家今已造作不利益事。汝今应当生大庆幸。车匿！此诸宫殿高峻庄严。犹如云队。复以种种璎珞厕填。财宝充满。今为汝故。悉皆空虚。即向车匿而说偈言：

凡人宁近智慧怨    莫取愚痴作朋友

由汝作事不思审    令我合家苦恼煎

尔时。耶输陀罗说是偈已。重语车匿。作如是言：车匿！我今何得心不忧愁。向者我夫若当相对。今日此等诸嫫女辈。色白如雪。唇赤如朱。可喜少双。端正第一。解身璎珞。脱妙衣裳。应须共同受诸欲乐。谁知一朝忽成孤寡。以无主故。眼泪昼夜恒如水流。啼哭呼号常无断绝。车匿！又此犍陟。与我长夜恒作怨憎。不为利益。见我夜半睡眠不知。负我心中所爱之主。从城而出。此马作业极深不善。何故今者在于我前苦痛而鸣。令声遍满大王宫内？其先将我圣主出时。



此不善马何故默然、饮气而行？若初去时如是鸣唤。彼时即应闻其声响。诸人睡觉。我今亦应不见如此大苦恼事。此不善马。假使箭射。穿穴其身。或以杖杀。应不合出行向山林。是故此马。不为我家作于利益。正以畏惧少鞭杖故。将我内心所爱最上圣主丈夫。出向山藪。我今此宫以无主故。堂殿房室、聚落城隍、国邑街衢、楼阁窗牖、门閤栏楯、曲尺琅玕、半月殿形。微妙殊胜。最上华丽。今悉空虚。为此马王恶犍陟故。令我皇闺犹如旷野。举目洒地。无处可贪。

耶输陀罗作于如是多种苦切、痛楚悲泣酸哽言时。不可闻见。迷闷暂停。

其车匿闻耶输陀罗作是言已。低头屏息。合十指掌。垂泪大哭。报圣子妃耶输陀罗。作如是言：妃今不应呵责犍陟。亦复不合嗔骂于我。我无过失。我及犍陟实无罪咎。妃之圣夫初始去夜。我作多种众诸障碍。所谓唱叫。我于尔时大声唤妃。以种种语作如是言：大妃速起！大妃速寤！今夜此宫妃所爱夫。欲将于我及犍陟去。手执头发。一一出示耶输陀罗。此之头发。尔时我拔某嫫女取。此是某甲嫫女头发。此是某乙嫫女头发。各各称名而告语彼。尔时不觉。自余嫫女。一切悉然。此犍陟马。圣子去时。亦作障碍一千余遍。出声鸣唤。以蹄蹋地。前却不行。又以颌车。张鼻震吼。此马鸣时。其声所闻至半由旬。其蹄声闻一拘卢舍。我于尔时唱语妃言：妃之所爱。今夜去矣！妃及其余诸嫫女等自不觉知如是等声。又是诸天神力隐没。不令得闻。大妃！妃须知我及以犍陟实不敢将圣子去也。如是测度。知妃圣主取我语不？圣子若依我语而行。终无是事。即向于妃而说偈言：

我今不忍眼泪流      合掌低头更咨白

妃实不合呵责马      并及我边不得嗔

大妃！我昔亦知净饭大王旧有严敕。一切左右善加用心。守护太

子。我虽先知有如是教。但不自由。诸天力强。迷我心意。所欲作事。不得从心。圣子所行。并天神力。唱宜出家。尔时心念。城门自开。彼诸宫门。从来各有多千人众。心不放逸。守护诸门。彼等皆著。睡眠不觉。圣子初出宫门之时。如日初升。放大净光。破一切暗。我于尔时。自知此是诸天所作。大妃！我于尔时。圣子出城、行路之时。我最在前。徒步而走。我于尔时。身不知乏。大妃！此犍陟马。行于路时。脚不蹋地。犹如有人舆而将行。其作声时。亦不远闻。大妃！我于尔时私心思念。亦知此是诸天所作。

大妃！我于尔时。圣子如法乐沙门衣。袈裟色服。从他乞取。其自身衣。解付与他。髻发割截。掷虚空中而不落地。诸天接取。我于尔时。心念知是诸天所作。

大妃！以如是故。妃今不应于我辈边生于嗔恨。所以者何？不由我故。亦不关马。将圣子出。

尔时。大妃耶输陀罗卧于地上。少时思惟。以种种语。悲啼号哭。作如是言：呜呼我主！何故今者。我如法行。孝顺向夫。舍我而去？向彼欲求于法行者。彼无正法。以其不能随法行故。

呜呼我主！可不闻彼往昔诸王？欲向山林求法之时。将妇及儿。相随而去。彼等诸王。无妨圣道。亦得成就。

呜呼我主！彼岂不知。有如是法。诸人犹尚共妇剃头。出家修道。精勤苦行。将于好马。祭祀诸天。作无遮会。于未来世。二人同受上妙果报。若知韦陀论中说法。何故今者。独于我边作法慳惜。不共行法？咄咄空往。徒生人中。若知世间。共于妇人有恩爱情。云何弃舍。欲生于彼三十三天。贪于玉女？我意今见如是之事。彼天玉女有何可贪？有何端正？有何五欲欢乐事情？若其不贪于彼快乐。舍此王位威神功德及与我等诸嫫女辈。既弃舍已。出家而入空闲山林。欲行苦行。

我今不取天上果报。亦不羡天玉女之身。我心知足。我有是力。我在于此。不用生天。但于此处。修行苦行。乞如是愿。若在人间。若在天上。唯愿伏事如汝之主。彼心决定。如是刚硬。若舍我等。入于空山、闲静林野。我心亦然。坚固不转。如石无异。最牢最实。若如我今无夫之妇。以见自主从家而出。行至山林。使我孤单独在空室。何得令心而不破裂！即说偈言：

我今身心甚大刚    如铁共石无有异

主舍入山宫内空    何故我今心不破

尔时。耶输陀罗如是因缘。为于太子。苦恼逼切。而心迷闷。忽然蹰地。须臾还起。或时举声悲哀号哭。或时默住。低头思惟。或时忽惊。狂言漫语。彼之我夫。今何方去？彼我圣主。今何处停？使我孤茕。独居宫内。弃我捐我。舍背我行。我从今日。不得圣子。不卧本床。亦复不以香汤澡浴。亦复更不庄严自身。不揩摩拭。不脂粉涂。又更不著杂色衣服。从今以后。不著杂种诸瓔珞具。不以香花薰佩于身。不食美食。不饮美浆。一切酒等悉皆不饮。常食胜食。今更不食。头上素发。更不严治。虽在于家。恒常作于山林之想。而行苦行。乃至不见彼之最上胜大丈夫。我见一切诸园林池、泉水殿堂。悉满尘土。犹如旷野。一种无异。以迦毗罗圣子无故。一切宫阁、一切楼观。悉无精光。犹如沙磧。以此忧愁苦恼心故。不能自持。失于正念。无复愧耻。无复羞惭。

其耶输陀罗卧在地上。作于如是苦恼宛转狂语之时。宫内所有诸嫔女等悉皆同声叫唤大哭。流泪满面。而有偈说：

如是苦恼逼切彼    嫔女及妃耶输陀

各各相观眼泪流    犹如盛夏降大雨

尔时。车匿见耶输陀罗作于如是诸苦恼已。谏言：大妃！莫生如是酸切懊恼。莫大悲苦。应须暂停。莫忆圣子。圣子出时。虽在人间。与天无异。威神气力。与天不殊。圣子出时。诸天围绕。右边则是诸梵天王。及梵眷属。左边帝释。及诸三十三天眷属。其东方有提头赖吒乾闥婆王。其南方有毗娄勒叉鸠槃荼王。其西方有毗娄博叉及诸龙王。其北方有毗沙门天。领诸夜叉。左右围绕。其身悉著金刚铠甲。或执弓箭。或执戟槊。或复在于圣子之前。示现道路。或复在后。防卫圣子。或在于左。或复在右。随从而行。其虚空中。常有无量诸天玉女。百千万众悉大欢喜。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将天杂花散圣子上。散已复散。是时圣子见于彼等诸天玉女。内心亦复不喜不乐。不爱不嗔。不取不触。其圣子情。如是不著彼等所用。国母大妃！圣子出时。诸天如是示现神通。所有诸事供养圣子。我今难可一一具说。

说是语已。时第二妃瞿夷圣女。譬如大树枝折下垂。不能自举。瞿夷圣女为于太子。受大苦恼。其心烦毒。为彼忧愁热火所烧。遍体战栗。卧于地上。宛转大哭。口唱是言：呜呼我主！心常欢喜。

呜呼我主！面如满月。

呜呼我主！端正少双。

呜呼我主！最上最胜。诸相具足。

呜呼我主！清静之身。世间无比。肢节不缺。次第善生。犹如金像。

呜呼我主！功德最胜。

呜呼我主！大慈大悲。天人所供。

呜呼我主！勇健多力。如那罗延。无有怨敌。能降伏彼。

呜呼我主！梵音微妙。出声犹若迦陵频伽。

呜呼我主！名称远闻。

呜呼我主！百种庄严。福德之聚。于天人世。无与等齐。

呜呼我主！功德圆满。诸仙见者。悉皆喜欢。

呜呼我主！名闻上下、四方四维。悉皆尊遍。供养之聚。如智慧林。

呜呼我主！于世间中。舌味最上。

呜呼我主！口唇红赤。如频婆果。

呜呼我主！双目绀焰。如青莲花。

呜呼我主！口四十齿。清静洁白。如乳如练。如雪如霜。

呜呼我主！鼻高隆直。犹铸金铤。

呜呼我主！眉间白毫。正住清静。

呜呼我主！两膊团厚。宽广齐平。腰细纤长。犹如弓弮。手足柔软。

呜呼我主！髀胫臂肘。犹如象鼻。手足正等。爪皆红赤。

呜呼我主！此之瓔珞。看日所作。吉星吉宿。大净饭王造作之时。生大欢喜。今者何故乃得别离？我今亦复不喜见于此等瓔珞。

时瞿多弥以苦恼心。数数恐怖。数数惊惶。犹如野鹿。被他驱逐。落于围内。手执刀槊。或复弓箭。用射其身。受大苦痛。东西驰走。观察四方。无能救护、可令免脱。时瞿多弥心亦复然。语言不正。在于宫内自许殿中。东西南北。求觅不得。悲泣叫声。泪流满面。无有救护。受大苦恼。复大唱言：圣子在此。此处犹如忉利天宫。一种无异。诸物具足。亦如帝释。威德巍巍。光明炽盛。今悉失尽。今以圣子忽然无故。其城犹如尸陀之林。或如山泽。或如旷野。我在于此宫



殿之中。共于圣子受无比乐。生大欢喜。无有厌离。今圣子无。意不乐著。譬如鱼鳖出于水中。居在陆地。无有暂乐。何况意乐。我亦如是。圣子无故。有何乐心？犹如过春。诸蜂无乐。以花无故。不著彼林。不贪彼树。我今亦然。无圣子故。此之室内。有何欢乐？

呜呼我主！坐起之处。恒作音声。宫中嫖女。以欢喜心。作大歌舞。今此宫殿。一种不殊。而令于我忽生忧苦。心意不欢。何况伎乐。

呜呼我主！身著微妙种种香花。璎珞自严。涂香末香。随时供足。无所乏少。应正受乐。称心欢喜。云何忽然弃舍而去！譬如虚空起大云队。闪电雷鸣。放大雹雨。忽然不现。圣子亦然。次受王位。应须受乐。无所短乏。弃舍而去。必我往昔精妙施已。心还生悔。以心悔故。今得是报。虽受果报无量深善。忽然复失。以悔业故。今成寡身。我今薄福。失于如是最上胜人。咄此恩爱。会无多时。须臾便失。犹如戏场。作大欢乐。忽然还散。现事如此。又传闻道。往昔王仙。修习寂静。制伏诸根。证于禅定。至彼空林。断一切杀。身专苦行。食诸妙药及于甘果。隐处山藪。共妇相随。而行梵行。今彼何缘独向山野。而自精勤。

时瞿多弥抱犍陟头。举声大哭：呜呼犍陟！无慈之马。共汝一时同生圣子。今在何处？汝复何故夜半将去。不语我知？呵责车匿而作是言：咄汝车匿！特无慈心。我既睡眠。何故不唤？此既是我心中所爱。今忽舍去。汝以何故不语我知？令我久长独眠独坐。真实大苦。咄汝车匿！为我论说。圣子去时。云何而行？复谁将引？在于此宫。是谁导出。行向何方。今至何所？

妃瞿多弥如是呵叱、责车匿已。复更和软语车匿言：事既已然。汝善车匿！汝亲送来。知圣子处。汝将我等往诣彼所。我等身当随于圣子。修习苦行。专精求道。还望来生。共于圣子。同生天上。

尔时。车匿闻瞿多弥如是种种嗔喜言已。心生怅快。倍更忧恼。苦痛炽盛。逼切其身。泪流满面。强自抑忍。安详慰喻瞿多弥心。作如是言：愿妃善听。但莫忧愁。亦复不须如是哭泣。计应不久得见圣子。所以者何？当于圣子遣我还时而语我言：汝车匿去。至于宫内。为我问讯一切眷属并我妃等。及诸释种童子知亲。我故遣汝回还向宫。慰喻彼等。为我语彼作如是言：我今已除贪恚痴网。不久当成智慧等觉。成已即许回返还入迦毗罗城。我知圣子决得利智。称心等愿。回还不疑。定知如是最胜众生不虚妄语。

时净饭王如是苦恼。于其宫里。祭祀诸天。所作已办。遥闻太子宫阁之内大叫哭声。王便从自宫殿而出。

是时。车匿即将太子璎珞伞盖。并马鞬陟。牵诣王前。一一显示。承太子命殷重嘱故。头面顶礼净饭王足。涕泪交流。呜咽满面。依具奏知。

时净饭王见其太子诸宝璎珞。并及伞盖、马鞬陟等。兼复闻于太子所嘱恩慈言语。不觉忽然大叫唱吼。失声大哭。作如是言：呜呼我子！中心所爱。谁期如是？

时净饭王念太子故。忧苦切身。迷闷倒地。无所醒觉。而有偈说：

王闻菩萨誓愿重      及见车匿鞬陟还

忽然迷闷自扑身      犹如帝释喜幢折

尔时。净饭王宫所有释种、诸亲族等。见净饭王身扑倒地。彼等皆悉大生忧苦。心无暂乐。各自举声号啕而哭。口唱种种悲苦之言。大叫大呼。如上所说。

时迦毗罗城内所有人民大小。以其别离圣太子故。各各称冤。大声而哭。思念太子。如是次第诸眷属等。齐共慰喻于净饭王。



时净饭王忆太子故。烦恼之心。不能暂舍。诸亲族等。或有言说开解王者。或有扶王令起坐者。而王虽坐。少时还倒。闷绝不醒。或时暂苏。啼泪满面而敕车匿。作如是言：汝之车匿！何故不遣太子还宫？

时其车匿即白王言：大王当知。我亦大作殷勤方便。欲令圣子降意归还。但圣子心无所染著。于世间中所有俗法。一切弃舍。无有乐心。即语我言：汝莫谏我。我今不用一切五欲。弃舍一切眷属国城。唯乐山林。泉流静处。

时净饭王重闻车匿作是语已。兼见太子诸璎珞具。在于地上。身即顶礼。满面泪流。大声而哭。语车匿言：我今力穷。无复意气。手足悉折。犹如机株。我今别离此爱子故。如树无枝。唯根干在。于外诸国。今见轻欺。又我单身。无所能作。如树被雹。为诸小儿之所戏弄。呜呼我子！最上最胜微妙丈夫。可喜形容。端正无匹。柔软童子。违离心愿。何故出家。弃舍五欲、心所乐者。背我而去？

呜呼我子！诸相具足。百福庄严。一一相中。皆并悉备。

呜呼我子！身体诸好。皆悉遍满。

呜呼我子！伺诸嫔女睡眠不觉。忽然而出。

呜呼我子！昔在宫内。我无一愁。

呜呼我子！诸王家胜。

呜呼我子！上世以来。恒在诸王上族中生。

呜呼我子！何故忽舍王位出家？

呜呼我子！恒为多人之所喜见。若男若女。老姬丈夫。眼瞻视时。无不欢悦。

呜呼我子！善巧多智。

呜呼我子！弃舍四方及诸七宝、一切眷属。独自出家。

呜呼我子！犹如白象。破大树木。背宫出家。

呜呼我子！汝出宫时。所有城门。难开难闭。设开闭时。其声远彻。云何今者使我不闻？决当诸天隐蔽彼响。

呜呼我子！今此处所迦毗罗城诸释种子。无所可望。以汝悉达舍出家故。

呜呼我子！迦毗罗城诸释种子、所有资财、金银珍宝、谷麦仓库、自余钱物。能得弃舍。犹如涕唾。背而出家。

呜呼我子！我以为汝造诸时殿。春夏秋冬。汝今云何弃舍而行。娱乐旷野无人之处。唯与诸兽山林为乐？

呜呼我子！昔者诸仙二种授记。以是因缘。我昔欢喜遍满其身。不能自胜。我于尔时。不觉顶礼儿之二足。

呜呼我子！汝今出家。护城诸神悉皆弃舍此城而去。

呜呼我子！面圆如月。

呜呼我子！牙齿白净。目如牛王。

呜呼我子！昔闻汝语。心生喜欢。今日忆想。反成忧苦。

呜呼我子！恒以妙好多伽罗香、栴檀沉水、牛头栴檀。用涂其身。种种瓔珞所庄严身。末香薰香、烧香所薰柔软之体。今忽不见。

呜呼我子！爱恋之心彻我皮肉、筋脉骨髓而在中住。今忽舍出。入山林间。

##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 车匿等还品第二十三之三

时净饭王复作是言：我今心愿所有四方护世神王护诸众生。今为我子成利益故。恒相佐助。天上帝释千眼天主。舍脂之夫大力天王。及诸天众左右围绕。愿为我子。所有心求。愿作佐助。又世诸神。风神水神。火神地神。四方四维。彼等诸神皆作佐助。汝最胜者。无上丈夫。何故弃舍四大天下？彼之我子。今捐家出。志慕无上极妙圣果。其所欲求。愿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使早证明。

其净饭王卧于地上。以种种语呵责健陟。作如是言：汝不善马！从来多种为我所作爱乐之事。今日何缘忽不饶益。如是损害于释种家。我之太子恒常爱汝。与我心合。常作欢喜。汝今如是。汝须覆灭。汝可将我向太子处。我共爱子共行苦行。我今离别所爱子故。命在须臾。不久存活。而说偈言：

健陟汝马速疾行    将我诣彼还回返

我无子故命难活    如重病人不得医

时净饭王说是语已。因爱子故。苦切所逼。卧在于地。作如是等受苦恼事。举声大哭。乍扑乍起。言音哽咽。

尔时。有一智慧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等。见净饭王宛转于地。左倒右扶。心大愁毒。悲苦缠迫。意不暂欢。身心一时生大热恼。其等欲开解王意故。故现颜色自无忧愁。共白王言：大王！今者宜可舍诸忧愁苦恼。定于自心。须作健想。不应如是闷绝自扑。犹如凡人涕泣流泪。所以者何？大王当知。如昔过去。多有诸王弃舍王位。如萎花

鬘。背而入山。又复大王！太子悉达宿缘当受如是业报。大王今者应忆往昔阿私陀仙预授其记。白大王言：彼童子者。不可拘以人天果报并及转轮圣王之位而期待之。使令贪爱暂住于世。大王今者若决定欲唤太子还。但敕我等二人令去。当随王命终不敢违。

时净饭王即报之言：汝等二人若知时者。可速疾往至太子边。若不尔者。我今身命无有吉祥。为诸苦恼之所缠逼。

是时。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等闻净饭王如是敕已。即共发行。诣太子所。而说偈言：

太子应受如是业    王当念昔私陀言

记彼不贪天转轮    宁乐人间五欲乐

时彼大臣及国师等说是语已。相与俱行。

其马犍陟处处闻于如上苦切呵责言已。意甚忧愁。生大热恼。以热恼故。无暂时欢。心既不欢。即便命尽。命尽之后。应时上生三十三天。既生彼天。后知如来得成道已。即从彼天舍来下生中天竺国于那波城。其城有一婆罗门种。具行六法。即为彼家而作子息。乃至渐大。至如来边。如来知彼往昔之时作于马身。命终生天。时佛即说彼马因缘。既闻法已。漏尽解脱。入般涅槃。

## 观诸异道品第二十四

尔时太子自手执刀割于头髻。剃除须发。身著袈裟。即时无量百千诸天生大欢喜。遍满其体。不能自胜。以喜欢心。齐出声叫。大歌大啸。弄诸衣裳。口大唱言：悉达太子今已出家！悉达太子今已出家！其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已。一切生法众生。当得解脱于彼生法！乃至应受苦恼别离诸众生等。悉得解脱于此系缚！

尔时菩萨割髻之处。其后起塔。名割髻塔。菩萨身著袈裟之处。后起塔称受袈裟塔。车匿犍陟辞别回还向宫之处。后起塔名车匿犍陟回还之塔。菩萨行路。谛视徐行。有人借问。默然不答。彼等人民各相语言：此仙人者必释种子。因此得名释迦牟尼。

尔时菩萨自心发起如是思惟：我今既已舍于王位。捐自眷属境界国城。不可生悔。此事成已。是灭相法。如是念已。心转勇猛。

尔时菩萨从彼阿尼弥迦聚落。渐渐欲向于毗耶离。中路有一仙人居处。彼旧仙人名跋伽婆（此言瓦师）。菩萨入彼仙人处时。光明显赫。照彼山林。菩萨既除诸璎珞具。并舍一切迦尸迦衣。直是身威。犹尚出光。耀彼山林诸仙人眼。而有偈说：

菩萨象王狮子行      除舍妙衣及璎珞

直著袈裟粗法服      身犹威耀彼诸仙

时其林内所有持行婆罗门仙。行住坐卧。或手执持。随威仪住。彼等一切。向菩萨面。起恭敬心。爱乐尊重。或复生疑。瞻仰菩萨。然彼林内。有诸耆旧婆罗门仙。或取花果药木草根其余他行、未集聚者。彼等未见。不生疑心。但遥遥闻菩萨之声。既闻声已。心惊速疾来还林中本所住处。应所作者更不复作。应所取者更亦不取。其余花果及药草根。设已取者亦悉舍之。但心速欲来菩萨前。

时彼林内所有诸鸟。所谓鸿鹤、鹅鸭、鸚鵡、鸕鶿、鸳鸯、命命、孔雀。及迦陵伽、俱翅罗等一切诸鸟。彼诸鸟等见于菩萨入林中已。各各自出和雅之音。作微妙声。又彼林中所有虫兽。其等一切悉舍水草。不食不饮。欢喜来向于菩萨前。

是时。彼林诸婆罗门为祭祀故。犍诸牝牛。取于乳汁。彼等牝牛虽复捋吮。而其乳汁犹更如初。自然流下。

时彼一切诸婆罗门各相谓言：曾闻有八婆娑婆天。此人莫非是于其一。或复有言：诸婆宿天。此是其一。何以故？自从其来入此林中。此林放光。皆悉明耀。如日初出照于世间。而说偈言：

或八婆娑此是一    或二婆宿中一天

若不此林何故光    譬如世间日初照

尔时。彼等诸婆罗门修习仙法、居彼林者。随林所出供养之具。将如是等诸供养具。请于菩萨。各各一心。齐顶礼足。同共白言：善来圣者！我等诸仙欲请圣者住于此处。此处所有花果树林、药草根叶、流泉冷水。随时堪可纳受充用。此是古仙之所居处。欲求解脱。易得安心。此处空闲。经行寂静。

尔时菩萨以微妙语。辞辨音句美丽可观。声隐隐深犹如雷鼓。随所堪受问讯相酬。

是时。诸仙众中有一婆罗门仙。善巧居林苦行之法。彼见菩萨好容仪已。别更告一婆罗门言：仁者知不？此天童子洞识人心。善解方便。何以故？凡世间人各相谓言：我生诸子。应当养育。诸子长成。则能为我兴立家计。贩卖求财。造作生活。我于当时求智求道。若负他债。悉偿令了。如是思惟诸恩爱故。养育诸子。此则不然。为他求道。不计自死。不求自利。

时彼众中复更别有一婆罗门。告彼以前婆罗门言：仁者仁者！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世间之人不自觉知。不自辨了。常不知足。但言我今须如是办。明日复须作如是办。我行法时犹尚未至。如是一切诸世间人。以迷惑故。既不办于此世自利。然未来世亦复不得成就诸利。

尔时菩萨从兜率天下来之时。入释种胎欲受生日。彼时先于其跋伽婆仙人林中所居之处。自然涌出二金色树。时彼二树高峻长大。而



彼二树。当于菩萨出家之夜。忽然没地。一时不现。其跋伽婆仙人见彼二树同夜没不现已。心大忧恼。怅快低头。思惟念言：必我衰时相貌所至。或复更有恶相来耶？

菩萨见彼跋伽仙人如是忧愁、低头怅快。心不欢乐。渐至彼边而白仙言：尊者何故颜色忧愁、低头而坐？

时彼仙人报菩萨言：天善童子！此我居处。往昔以来。有二金树从地涌出。彼树高峻。严丽可观。我见彼树今忽不现。以其没故。我今忧愁。心意不乐。如是低头思惟坐耳。

菩萨即问彼仙人言：尊者！彼等二树出来几时？

仙人答言：到今以来二十九年。

菩萨又问：彼树灭没尔来几时？

仙人报言：昨夜半时。始没不现。

菩萨即语彼仙人言：彼二树者。是我福力果报故生。若我当作转轮圣王。我于此处作一善地园林之所。我今既其舍离出家。以是义故。彼树昨夜没而不现。以是因缘。尊者勿复自生忧愁。

尔时。菩萨为于彼等一切诸仙左右围绕。于前行至彼所居处。随意游行。观看种种坐起安禅、苦行精进求道之处。时彼林内有一仙人。恒修苦行。在菩萨后随逐而行。

尔时菩萨入彼林中。至于仙人居住处已。东西南北观看彼中行住坐卧苦行居所。欲求彼等最胜处故。问于彼等诸仙人言：我今始入。求道未久。是故我欲借问诸仙。唯愿如法为我解说。汝此法行我曾未知。汝等示现为我宣说。我得闻已如法奉行。此处求利真实行者。如于汝等所有苦行。我亦依行。

彼等诸仙答菩萨言：仁问我等一切苦行及求道法。我等为仁次第



解释。凡行苦行。此之众内。或有食菜。或有食蕒。或食尼拘陀树枝者。或食头拘罗树枝者。或食迦尼迦罗枝者。或复止食一树之枝。或食牛粪。或食麻滓杂果藕根。或食杂种诸树软枝。或复饮水而用活命。或如蜣螂而自活命。或复有如獐鹿食草而以活命。或有立地而用称心。或有坐地而称消适。或食四口食而活命。或复有持麻作衣者。或黑羊毛而作衣者。或草作衣。或以野蚕绵作于衣。或龙须草以用作衣。或以莎草持作于衣。或鹿皮作。或以故破皮作衣者。或乱发作。或毛氍作。或以死人幡作于衣。或粪扫衣。或复裸形卧棘刺上。或卧板上。或卧株上。或卧杵上。或复住于尸陀林中。或住蚁垤。犹如蛇居。或住露地。或复入水。或复事火。或逐日转。或举两手。安然立住。或地蹲坐。或不洗梳。身坌尘土。或复螺髻。或拔头发。或拔髭髯。然我等辈以如是行自住持己。次或观时思惟而行。或复愿欲求生天上。或复有欲求生人间。以苦行故。然后其身始得安乐。所以者何？求法甚难。要修苦行以为根本。而说偈言：

如是修习苦行时      自有三十三天报

苦行精进后得乐      是故苦为诸乐因

尔时。菩萨虽闻诸仙如是苦行。而眼未见其法极处。心不喜欢。而知此言未是真善。还缓声报彼仙人言：我今观看汝法虽有。然苦须灭。而后果报更无所去。唯当生天。又其一切诸天宫殿、所有果报。是无常法。以行如上少果报故。如是苦行。既须捐舍所爱亲族。复去世间一切诸乐。行于苦行。远离诸乐。以求乐故。乃更入于大牢狱中。而说偈言：

汝舍爱亲及世乐      行于苦行欲生天

虽复谓言此出升      不觉未来还入狱

尔时菩萨说此偈已。复作是言：若当有人为苦逼身。希求胜处。

欲生天上。以天中受五欲乐故。不知厌离。于未来世。不免烦恼之所  
患害。彼等仙人以苦行故。还求大苦。是诸众生命终之时。见大怖故。  
求后好生。以求生故。还复不离于彼无常。所以者何？何处世间有诸  
恐怖。还复染著彼之处所。以于此世苦切逼故。求欲生天。受于乐故。  
希望渴仰。愿求生彼。所作未办。还复堕于无利益处。而亦不求厌离  
苦行。亦不求离苦身之法。欲觅胜处过天上乐。若有智人离此五欲。  
渐渐须觅胜上之处。如足步前。以证胜处。更须求过彼最胜处。若其  
苦身以得法者。此苦身法是名非法。若苦身故天上得乐。是因行法。  
得于非法。但此身动。由心故行。是故应当先调于心。莫苦其身。而  
说偈言：

此身动时由心转      应先调心莫苦身

身如木石无所知      何故随心而困体

尔时菩萨复作是言：若前所说。因于断食当得福者。其野兽等应  
得大福。又复贫人。以其先业果报微浅、不深植故。资财乏少。犹如  
世间无功德人。常求地上一切神祇功德之水。以澡浴身。望应得于如  
心所愿。其事不然。

尔时。彼诸苦行师等白菩萨言：明智仁者！仁于此处见何等患？

菩萨答彼苦行师言：汝今行此苦行之事。后日还来入此有处。

其苦行师复更详共问菩萨言：我此处有如是法行。

菩萨报言：云何得知如此苦行还入有处？汝等此行。非究竟入。  
非无畏处。

时苦行师复更重白于菩萨言：大德仁者！唯愿仁者莫作如是说。  
我今此居、所行道路。是无畏处。有大功德。若人依此道路行者。舍  
此恶形。得胜妙身。

菩萨报言：虽舍恶形、后得妙身。而实未是离有之法。因今苦身得于后身。然彼后身亦未离苦。所以者何？虽复行于多种苦行。望欲求乐而不离苦。

其苦行师复更执理白菩萨言：仁者！不然。不以苦行后还得苦。但以我等苦此身故。后世决定得于快乐。

菩萨复答如此之言：亦是无智。何以故？譬如有人欲求于利。不知其内而有大失。以知失故。欲求利者。此非智人。

尔时。彼有一婆罗门。在于众中高声唱言：希有希有！此之王子。是真实智。譬如有人得美饮食。而和杂毒。谁乐欲啖？如是此事。后虽得乐。而未离于有为、生老病死之法。此岂非是还求后生？

尔时菩萨复作是言：苦苦世间。憎死命鬼。复求后生。此大痴騃。

苦行师言：善哉王子！仁慎莫深谛观此行。此行过去无量德共行此行。此之居处。往昔无量诸王仙等。百千万亿行此苦行。而共求于后世之乐。

菩萨又言：如汝今言千万岁者。希有大痴。呜呼妄语！此处大德以苦行故。分别境界。求后世乐。于未来世受生死有。不曾知足。于烦恼中。不作所作。辗转其中。以其世间求于乐故。反多得苦。

时苦行师复作是言：仁者王子！此境界主寐洹罗城。其王欲作无遮之会。祭祀诸天。杀害众生。其数不少。求后受乐。

菩萨复言：凡以杀害而得法者。可名行乎？

其苦行师又复白言：我相承来。祭祀诸天法用如是。

菩萨报言：何有苦他名为法也？有尘坌身。还将尘拭。能得净乎？有血涂身。还以血洗。岂能得净？有行非法。当得于法。无有是处！

苦行师言：实有是处。

菩萨又言：有何因缘？

苦行师言：依韦陀论。往仙所说。

菩萨又言：此是何义？

苦行师言：若有诸人祭祀诸天。是名为法。

菩萨又言：我且问汝世间近法。若人杀羊祭祀天已。得如法者。何故不杀所爱亲族而祭祀天？是故我知杀羊祭祀。无有功德。汝行杂法。意欲如是。

尔时。菩萨遥见去此坐处不远。有一丛树。如尸陀林。菩萨见已。告彼苦行诸师等言：尊者但看彼地处所。名何苦行。而彼林下。或有死尸。诸鸟所食。或有死尸。白骨而聚。今者现见。或有死尸。以火焚烧。成一聚骨。或有死尸。悬著树上。或有死尸。被其眷属之所杀害。庄严其座。依法而葬。后生惭愧。或有死尸。眷属围绕。相送来向尸陀林中。安置于地。讫还归舍。

其苦行师又复更言：仁者王子！然其彼处尸陀林者。四辈共同。无有简选。平等施身。福德之地。名为旷野。此处地方。布施身者。不用苦力。速生天上。求世胜处。速得受乐。或有仁者。投身绝崖。或烧或施。而生天上。

菩萨复言：若当如是。修行行者。后求富贵。呜呼大痴。呜呼无常。而求后世。多有怨仇。求后富贵。呜呼大苦。还求大苦。彼等痴愚。无智之人。入大火聚。入大蛇口。

菩萨如是辩才之舌。向诸仙人说解脱言。作微妙语。如是说时。日将向没。

是时。菩萨还彼仙人所居之处。一夜停宿。后日天晓。更余处行。

彼等诸仙。随菩萨后次第而行。

尔时。菩萨少时行已。见彼诸仙随后而行。菩萨见已。即便依一树下而坐。彼等诸仙围绕菩萨。或坐或立。

是时。彼诸众仙之中最老仙人。向于菩萨。生希有心。而白之言：仁者王子！自汝来至我所住处。时彼地方而自庄严。仁者出已。彼处如今即成旷野。以是义故。唯愿仁者莫舍于我所坐之处。何以故？凡人欲得疾生天上。在此福地而修行者。不久即生向于天上。是故仁者不应舍此如是微妙先圣所行清净之所而行余处。而说偈言：

仁来我林威德严    今去忽然成旷野

是故不应相弃背    如人爱命莫舍身

尔时诸仙说是偈已。即更白言：仁者王子！今在此处。得不见于无有恩义鄙恶人乎？或见堕于杂行之人。或复见于不净行人。若不如是。仁者何故不乐于我所居停处？我等诸仙欲随仁者作于善友。随顺不逆。奉教随行。欲共仁者求胜妙处。假使岁星共仁者居。犹得胜处。何况我等苦行诸仙！

尔时。菩萨得彼诸仙上首请欲同求解脱。见其意已。即说自心本所誓愿。兼复赞叹彼等苦行一切诸仙而语之言：仁者诸仙！今者已得无碍之辩。而身久来习行如法。内心净故。能于未曾所识人边生大殷重敬念之心。今若欲舍犹如亲爱。乃生大愁。其事虽然。但仁者辈所求之法。为生天果。我不然也。我今乃欲志求解脱。不欲取有。我之意愿决定如是。我心既观如是相已。见于汝等所居之处。心不愿乐。一欲求还。一欲求去。此二甚远。然我亦非不乐此处。又亦不复憎疾他人。亦非见于他人过咎而不住此、舍背行也。然汝等辈皆住于法。随昔仙圣有所言说。汝等一切。皆悉已得大仙之法。

是时。彼等诸仙人见菩萨所求解脱胜上。于菩萨所更生殷重爱敬心想。

尔时彼众。其中有一梵志仙人。恒卧灰中。或编椽上。身著死尸。粪扫衣服。耳目青黄。鼻长身白。手执军持。闻菩萨说如是语已。向菩萨面。欢喜以报叹菩萨言：仁者所语。极大微妙。最上誓愿。汝今乃能年少之时。未受五欲。见诸过患。若不渴仰欲生天者。岂能得知天上后患？如是观已而求解脱。彼人不久便得解脱。若当仁者有如是意。决定欲求彼解脱者。汝今宜应速疾而行。去此不远。有一仙人住止之所。名曰穿藏。彼有一仙。名阿罗逻。彼仙已得决定正智清净之眼。仁者可至彼边咨问。应闻至真方便行路。仁者若闻此之方便。必至彼真。如我意观。仁者所见必过于彼。如今仁者心想及身、一切相貌。决定当度诸智彼岸。胜于往昔诸仙人等未曾证者。今悉得之。

尔时菩萨报彼梵志仙人等言：愿如仁者所述可也。

是时。菩萨舍彼仙人殷勤劝请。背之而行。意欲向于阿罗逻所。而有偈说：

摩诃释种圣王子    善巧美语慰诸仙  
决欲前向罗逻边    所有诸仙还自住

### 王使往还品第二十五之一

尔时。国师大婆罗门及一大臣。二人齐共受净饭王悲哀沥泪啼号敕已。即便整备贤善好车。驾馭而立。奉承大王威德势力。从所住城迦毗罗出。出已。寻逐菩萨脚迹。速疾而行。渐渐至于彼跋伽婆仙人住处。其跋伽婆遥见使来。渐将向近。即起前迎。而口唱言：善来仁者！云何忽屈来到此间？愿且消息。少时停止。此草铺上解歇暂坐。



我当具办甘果冷水。随意饮食。

时二使人即便顶礼彼跋伽婆仙人之足。礼已却退。坐于一面。坐安稳已。其跋伽婆种种慰劳王二使人。

尔时大臣即便逆止跋伽婆语而问之言：大仙尊师！我等今被彼甘蔗种大净饭王敕命而来。我身即是彼王大臣。指国师示。此是彼王国之尊师大婆罗门。彼甘蔗王有一太子。字悉达多。以畏生老病死之故。欲求解脱。舍宫入山。传闻道其已至此处。我等求彼故来至此。

作是语已。跋伽婆仙即便报彼二使人言：实有此事。然其修臂功德具足胜上丈夫。曾至此处。至此处已。而问于我所修行法。我依实说。彼既知己。即云。此虽胜于人间。其后还来入生死中。非是究竟解脱之处。嫌故舍去。欲求出离解脱生死。今者进向于阿罗逻仙人居所。而说偈言：

修臂丈夫功德具      至此闻我法非真

欲求至极大涅槃      背我今向阿蓝所

尔时。二使大臣国师婆罗门等闻跋伽婆仙人语已。以至孝心、于净饭王殷重敬故。不觉疲乏。无有懈倦。不食甘果。不饮水浆。依跋伽婆仙人之语。即共相寻向菩萨所。

彼等渐至到菩萨边。遥见菩萨在于林中。于一树下铺草而坐。除其一切诸宝璎珞。身体放光。巍巍显赫而自庄严。譬重云中。忽然日出。照耀天下。满林树间。见已。相与从车而下。安详徒步。向菩萨边。至已。顶礼于菩萨足。口同唱言：唯愿圣子一切常胜！更自前立。近菩萨边。

尔时。菩萨慰劳彼等。随于彼等所能堪受劳谢语言而慰问已。菩萨命令相近而坐。二使坐已。白菩萨言：大智太子！圣子之父、净饭



大王以心爱敬于圣子故。大受苦恼。所以者何？当于圣子出宫之日。大王闻已。立地自扑。迷闷而绝。全不觉醒。以水洒喷。良久乃苏。既复本心。流泪满面。忆念圣子。其状如是。今遣我等来圣子边。唯愿圣子正心专听王如是敕：我已知汝正意乐法。我已知汝不住我宫。必应出家求无上道。其理虽然。但今非是汝入山时。我既见汝非时入山。是故我今忧愁苦毒。全身被燃。犹如猛火焚烧大林。汝今且可割意还来。入于我宫。暂舍于汝爱法之心。受我爱重。若如此者。是汝法行。若汝不还至我目下。令我受苦如是增长。譬如大河长远流注。于一时顷两岸崩颓。其水被填忽然断绝。又如猛风吹大云阵。譬如热天火烧干草。譬如旱月煎涸诸泉。譬如雹摧盛春苗稼。善子！我今心亦如是。以为忆念恩爱汝故。心大沸恼。煎烧破碎。是故汝且回还向宫。享受王位。治化天下。于后若见有善恶事。当任汝心。入山求法。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一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

### 王使往还品第二十五之二

时净饭王复如是言：我智慧子！汝今虽于诸亲族边无爱恋心。但取我意。还来向家。勿令我今为于汝故。忧愁懊恼。取于命终。善子！凡人行法行者。皆于一切诸众生边生慈悲心。如是乃得名为法行。岂但独自身入深山始名法行。所以者何？我昔曾闻。往古以来。或有诸人在自己家。不脱璎珞种种严身。长养须发。具足功德。求解脱故。在于家内。亦能得于解脱之法。凡是修习解脱行法。唯须智慧及以精进。如此即是解脱正因。汝今违我而入山者。如此乃是避于五欲惊畏之法。

然其彼等诸人在家。以诸璎珞庄严自身得解脱者。今当为汝略而说之。昔有仁者名曰随常、仁者力金刚、仁者多有、仁者流行、仁者大富、仁者边天。又复有于毗提诃国王。名能生耶耶底王（此言行行）。仁者净仙。又罗摩王（此言作喜）。有如是等无量无边在家诸王。悉得解脱。

汝今须知。在于家中求解脱法。亦能令得。未必出家。是故汝可速来还家。满二种愿。一汝得受五欲之乐。二令我心常得喜欢。凡世间人受王位者。若令心得如愿功能。是名真王。我今能为汝满此愿。王位难舍。我为汝故。此难舍事。能舍与汝。灌于汝顶。汝若建立如是因缘。则我欢喜。便即辞退。舍世出家。入山求道。而说偈言：

王位亲密实难捐    今悉割断持付汝

见汝堪治世间故    我生欢喜即入山

尔时。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等宣净饭王如是口敕所说之偈。悉具委曲咨菩萨已。复更别以三种事意谏菩萨言：大智圣子！此是圣子父王净饭流泪呜咽向我等敕酸切之语。是故圣子。今闻父王如是苦敕。堪应供养恭敬父敕。不得违逆。圣子父王今已没溺大深苦河。无人能拔出于智岸。唯有圣子能作救护。堪拔彼苦。犹如堕于最极深水。唯大船师乃能拔出。如是如是。圣子父王今已没深大苦恼海。更无有人能拔出者。唯圣子耳！

又复圣子小婴孩时。增长养育。唯憍昙弥。兼其复是圣子姨母。莫令孤寡。使其命终。今为忆念于圣子故。受大苦恼。譬如犍牛。失犍子故。悲唤而鸣。如是如是。彼憍昙弥以眼不见于圣子故。苦悲呜咽。常恒啼哭。是故圣子不应舍离。复以往昔养育之恩。犹如彼牛爱恋其子。并及宫内妇女眷属。亦然受苦。

又迦毗罗城内一切释种男女、人民大小。为爱圣子心煎迫故。被

苦恼火之所烧燃。

是故圣子。今可还家见于彼等。譬如大地被焚烧时。在上诸天降大甘雨。灭彼灼热苦剧之火。

尔时菩萨闻父王使如是语已。少时思惟以调身心。口喘气已。报使人言：我亦久知人父向子。皆有爱心。我知我父净饭大王向于我边。极大怜念忆恋著心。我今但以怖畏世间生老病死。自身见没。岂能救沉？欲求度脱故。舍离彼诸眷属耳。谁复乐舍此之亲爱。可不欲得恒相见也！若世间中无爱别离。谁不乐世？虽复久住。共诸亲聚。会当别离。是故我今舍于一切所爱亲族及以父母。志求菩提。

若汝所言：因爱我故。致令父王生大苦恼。我闻此言。实不恋著如是恩爱。所以者何？譬如有人。于睡眠中。梦见亲爱聚集合会。觉还别离。若是凡人。不解方便。心生苦恼。此是无识愚痴众生。若有智人能自思念。亲爱合会犹如路行。道上结伴相与共行。随逐近远到所至处。各散还本。以是事故。亲爱眷属。聚集有离。何须愁恼。又前世时。曾为眷属。舍已来此。此处眷属。舍至后世。后世舍已。复至后世。如是辗转。更互相舍。此诸眷属。爱恋之心。从何处来？去至何处？凡世间人。从初受胎。至一切处。如是念念刹那时间。悉皆有于死命鬼逐。如此何者是时非时？今乃语我。我子即今非是入山求道之时。何况在家受五欲时。若当问我时非时者。今当略之。所以者何？彼死命鬼。于一切时摄诸众生。无不摄时。是故我今欲求离彼生老病死。以如是故。无时非时。

菩萨复言：若当我父唤子但来。我必与子灌顶王位。我父必有大弘愿心。如是难事以能与我。可惜于道令我不修。但我不欲受此王位。亲爱系缚非解脱道。譬如患人不思美食。云何智人贪是世乐？其无智想。愚痴之身。大有苦恼。故乃能受此王位耳。既居王位。放逸自在。

耽荒酒色不能舍离。譬如金屋猛火炽燃。譬如美浆和诸毒药。譬如花沼而有蛟龙。如是如是。王位快乐。意所娱乐。诸患随逐。不觉不知。以是因缘。我今不乐。亦非是法。而说偈言：

譬如金屋火炽盛      如食甘美毒药和  
如满池花有蛟龙      王位受乐后大苦

尔时菩萨说是偈已。复作是言：以如是故。往昔诸王得王位已。年少之时。治化受乐。后至老年。厌离五欲。弃舍宫殿。便入山林。凡人宁当在于山林。食草活命。不居宫殿受五欲乐。如养黑蛇。后受其殃。初受乐时。不知患害。后时嗔发。遂便螫人。宁舍居家入于山林。莫舍山林还入家居。

何以故？为于先圣所讥嫌故。我今既得生于善家。应修善法。莫如痴人。行不善法。自纵恣心。既剃须发。著袈裟衣。止住山林。修道学问。而彼于后。舍袈裟衣。不怀惭愧。是名无羞、愚痴之人。或为贪故。或为嗔故。或为痴故。或为畏他。如是反退。我今不羡天帝释宫。况复还欲入自己宅。譬如有人。已得美食。食讫以后。吐变此食。弃之于地。复欲还喫。可得以不？如是如是。若人舍彼五欲出家。或为诸缘还欲入家。亦复如是。譬如有人已离火宅。还欲入来。如是如是。已见俗患。舍白衣形。入山修道。回还亦尔。而说偈言：

如人舍于火宅走      后时忽复更回还  
既见俗患离出家      从林返归亦如是

尔时菩萨说此偈已。告二使言：汝等前称父王所说。往昔诸王在家修法得解脱者。此事不然。何以故？此之二事。因缘相乖。甚大悬远。

所以者何？求解脱人。其心寂定。微妙之处。乃得居停。若在宫

中。五欲情荡。出外治民。须行鞭捶、嗔责罪罚。于是心中求解脱者。无有是处。若人意乐无为寂静。彼则不贪世间王位。设在位时。应须舍离。若乐王位。其人心意不能寂静。若乐寂定。复贪世务。此二相乖。天地悬远。譬如水火。不得共居。如是如是。求解脱法。复著五欲。终无是处。是故我今决定知彼往昔诸王。舍王位已。然后乃得寂定之法。若居王位教化之时。其智未成。且学用心治理民耳。不必专求解脱之法。其事虽然。彼等诸王各随其意。或求解脱。或受五欲。我今不然。不学彼等。亦复不曾发如此心。我今已断住家欲锁。得于解脱。不复贪著世间五欲。岂得还家。

时二使人闻于菩萨如是等说无染著言、专正决定至真之语。更复详共白菩萨言：大圣王子！今者誓愿求无上法。此是真实。非无道理。但如此行。今未是时。所以者何？圣子父王今受如是忧愁苦恼。是故圣子违背此心。非是正法。而说偈言：

今求法藏实是利      虽有正理未合时

父王愁毒切割心      孝德既乖是何道

尔时二使说此偈已。重白圣子作如是言：大圣王子！如我所见。此意非是细观法行。于世财利及以五欲。非巧方便。所以者何？圣子今者未曾见因。云何求果？现得果报。而便舍背。方求未来。大圣王子！凡是世间一切书典。各各皆自有于悉檀。或有人言有未来世。或有人言无未来世。然此义中。人多有疑。是故。圣子！以得果报现在且受。若无来世。何须精勤求彼解脱？

复有人言：决定世间有善有恶。未来世受。以是义故。精勤修行。求解脱道。是名为痴。若使诸根决定破坏。亲爱别离。怨憎聚会。境界相合。自然舍离生老病死。何假须作勤劬方便。当知此义无有实也。

又在胎时。手足胸背。腹肚发爪。诸节支脉。自然而成。或复有



人。得成身已。还复破坏。或有人言：既破坏已。还自然成。故先典中有如是语。棘针头尖。是谁磨造。鸟兽色杂。是谁画之。此义自然。无人所作。亦复不可欲得即成。世间诸物。不得随心即使回转。而有偈说：

棘刺头尖是谁磨    鸟兽杂色复谁画

各随其业辗转变    世间无有造作人

复有人言：世间作者。一切皆由自在天作。若自然者。人亦何须勤劬作业。可不是因流转自来。及其去时。还是彼因流转自去。

复有人言：以分别故。则我相生。故受于有。有尽亦然。若受有时。不假勤求。自然而受。若有尽时。自然而尽。亦不假灭。

复有人言：世间欲受人身之时。其父不负他人之债。则便得生。生天生仙。一切悉然。若此三处不负债者。此人不用勤劬而求。自然而得彼处解脱。如是次第诸经典中。各各悉檀自说如是。各得解脱。其有智人。精勤欲求胜处之时。必损其心。是故我知。圣子若欲求解脱者。依理依法。应如是求解脱之路。如古书典悉檀所说。若如是者。必定当得无有疑也。

圣子慈父净饭大王为圣子故。受爱心苦当得除愈。圣子今者还宫之时。意中若见宫殿患厌。此事亦复不须思惟。何以故？昔诸王仙弃舍家已。至山林中。后还回向自家宫中。言彼王者。各有名号。所谓庵婆梨沙王（此言虚空箭）。舍离家已。在山林中。诸臣百官开谏晓喻。左右前后。围绕而还。其罗摩王（此言能喜）。既见大地被诸恶人之所毁败。各各相夺。迭相杀害。心不忍看。从山出来。如法拥护。

又复往昔。毗耶离城有一大王名徒卢摩（此言树）。亦从山林下来本国。护持世间。往昔又有一梵仙王。名娑枳（居歧反）梨低（此

言离言）。又罗枳提婆王（此言喜天）。达摩耶舍王（此言法称）。诸如是等梵仙诸王。无量无边。各舍山林。还来本宫。绥抚大地。

是故圣子。闻此往昔诸王本事。今若还宫。无有患苦。而说偈言：

如是名称诸王等      各舍嫖女入山林

后并弃山还本宫      圣子今回有何过

尔时菩萨闻彼二使如是语已。告彼大臣并及国师婆罗门言：有无之义。疑与不疑。我自知耳。但此二义。所有真理。隐之与显。我忍受之。其传闻者。既无因缘。何由可信。若有智人。应不依他虚说而行。犹如盲人欲行道路。既无导者。不见真实。云何得行？心自不决。若善非善。彼盲痴人。假令净法。心见不净。以无智故。我今宁发精进之心。而虽未得。甘从果报长受苦恼。实不忍在五欲淤泥。迷没沉溺。为于诸圣之所讥诃。暂受快乐。

又汝等言：往昔以来虚空箭王及能作喜。并从山林还入家者。彼等诸王。我不取于解脱法中用为证明。何以故？彼等诸王。以其所学尽神通故。别更无有苦行之法。是故彼等回返还宫。

汝等今者莫作是心。我当立誓：假使日月堕落于地。此雪山王移离本所。我若未得正法之宝。贪世事故。以凡夫身还入本宫。无有是处！我今宁入炽盛猛炎大热火坑。不得自利而还入宫。无有是处！

尔时菩萨作是誓已。从座而起。舍弃此林。背彼二人。独自而行。

时彼二使闻于菩萨如是言已。复见决定舍诸亲族。发如是愿。知必不回。举身自扑。从地而起。流泪满面。大声而哭。随菩萨行。欲近菩萨。

是时菩萨威德甚大。彼等二人。不能得逼。犹如日光。耀彼等目。不能睹见菩萨之身。



尔时使人复更重咨菩萨是言：唯愿圣子莫作如是刚硬志意。愿定我等恋慕之心。我等爱心既未除断。不忍弃舍圣子而去。

彼等二人爱菩萨故。兼复重意向净饭王。以是因缘。随菩萨后。东西而行。或住或看。或行或走。

时彼二人更复别教四人隐身。随菩萨后。左右而行。汝等人辈。莫离圣子。看至何处。如是教已。时彼二人心中愁毒。受大苦恼。啼哭叫唤。各相问言：我等今者云何至城见大王面？大王心情。为圣子故。大受苦恼。我等此言。云何得奏？若至王边。复作何语。能解王心？而有偈说：

彼等二使知圣子      决定不还至自宫

别遣四人逐后行      自回见王云何说

## 问阿罗逻品第二十六之一

尔时菩萨舍其父王大臣使人。并及国师婆罗门时。两俱流泪。既分别已。渐渐前行。安详而向毗舍离城。未至彼城。于其中路。有一仙人修道之所。名阿罗逻。姓迦蓝氏。

时彼仙人有一弟子。遥见菩萨向己而来。见已生大希有之心。从生未曾睹见斯事。见已速疾走向其师所坐之处。至已。向彼诸同学等摩那婆边。大声唱唤彼等姓名。各各自言：仁者跋伽婆。仁者弥多罗摩。仁者设摩。诸如是类摩那婆等。皆悉告言：汝等今者可各喜欢。心应舍离祭祀之法。今此处所有远方客大德仁来。应须迎接。然此仁者已能厌离诸结烦恼。欲求最上至真解脱。即是释主净饭王子。诸相端严。犹如金柱。身光明耀。巍巍堂堂。修臂下垂。手过于膝。足踏下蹈千辐之轮。行步安详。如牛王视。圆光威德。犹如日轮。身若黄

金。衣袈裟服。我等福利最上之尊。渐渐自来向我等边。我等今者应须办具。随力所有供养承事。勿令亏少恭敬尊重。顶戴奉迎。

尔时。彼摩那婆即以偈颂叹菩萨言：

安详善巧能行步    顾盼犹若大牛王

众相满足庄严身    一切诸毛皆上靡

足下圆轮具千辐    眉间宛转妙白毫

修臂洪直自在垂    此是人中大狮子

尔时。彼摩那婆口说此偈叹菩萨已。重告彼诸摩那婆言：汝等一切诸摩那婆。可共相随向于师所。咨白此事。

是时彼诸摩那婆等。即便相随往诣其师阿罗逻边。到已。委具咨白于师如前等事。言语既讫。尔时。菩萨安详而行。忽然来至阿罗逻边。其阿罗逻仙人遥见菩萨近来见已。不觉大声告言：善来！圣子！

菩萨前至阿罗逻所。二人对面。相共问讯。少病少恼。安稳以不？相慰问讫。其阿罗逻请菩萨坐草铺之上。而有偈说：

二人相见大喜欢    各各问讯少病恼

相对语言时未几    清净草座即便铺

尔时菩萨坐草铺已。其阿罗逻谛心观察菩萨之身。上下观已。生大欢喜希有之事。即对菩萨以美音辞。往来谈说。称赞菩萨。作如是言：仁者瞿昙！我久承闻仁者丈夫。能舍王位。逾城出家。割绝亲爱染秽罗网。譬如大象断牢铁锁。或硬皮绳顿绝之后。自在走出。随心所行。如是如是。仁者今日乃能猛心舍宫入山。于一切处知足少欲。大有智慧。仁者瞿昙！既得如是希有之事。世间富贵、果报功能。得已能弃。剃落山林。此实难办。往昔诸王。虽得王位果报具足。备受

五欲。至年老时。唤于世子。付嘱王位。灌顶为王。于后方舍宫内而出。至于山林。行求于道。彼不为难。亦非希有。如我所见。仁今年少。不受五欲。舍是富贵功能之事。能办是心。来此求道。既得如是不可思议大圣王位。最胜境界。正盛年时。能敛心意。不著诸欲。志求解脱。不被缚著。不为诸根境界所染。能知有中一切诸患。不被诸有之所缠绕。

何以故？往昔有王。名曰顶生。彼王已得统四天下。犹不知足。腾上至彼三十三天。得于帝释半座而坐。以其内心不知足故。五欲境界。便即失尽。堕落于地。

复有一王。名那睺沙。亦得王领于四天下。还复上至三十三天。治化诸天。犹尚不足。亦失王位。堕落于地。

诸如是类。罗摩王、陀卢呼弥王、阿沙罗咤迦王等。又多有诸转轮圣王。以得王位不知足故。皆失境界。富贵王位悉皆灭尽。世间无人得境界已心知足者。犹如大火得薪炽盛。

其阿罗逻作是语已。菩萨报言：仁者大仙。我见世间如是相已。复睹一切犹如芭蕉。心内不牢。后还破坏。以得境界。恐不知足。不求自利。厌离欲事。我知是已。寻求正路。处处游行。犹如有人行于旷野。失伴迷路。心惑诸方。不得导师。以求导故。处处游行。今我亦然。

尔时菩萨作是语已。时阿罗逻更复咨白于菩萨言：仁者瞿昙！我久见于大士心相。仁于解脱堪作大器。

尔时众中有一摩那婆。是阿罗逻仙人弟子。合掌白师。叹于菩萨。作如是言：希有此人！不可思议。能办此心。往昔诸王年少之时。坐于宫内。当受五欲。于后得年头白老时。各唤太子。付嘱王位。灌顶为王。于后舍家而入山林。行行修道而得王仙。此者不然。盛年少壮。

正是快意受五欲时。少病少恼。气力充足。头发乌黑。身体柔软。勇猛具足。无所乏少。父王年老。不贪王位。厌离世间。不贪果报。而能出家。入山求道。

时阿罗逻白菩萨言：仁者发心。欲求何事。欲办何道。乃能发心来于此处。

菩萨报言：尊者大师！我以见此世间众生。以为生老病死缠缚。不能自出。今发如是精勤之心。

时阿罗逻复作是言：仁者瞿昙！乃能生于如是慧眼。发如是想。此义真实。所以者何？而说偈言：

一切法胜唯有行    清净寂定不过心

染著恩爱最怨家    诸有恐怖是老死

尔时阿蓝说是语已。而彼众有一摩那婆。是阿罗逻仙人弟子。白菩萨言：仁者今舍亲爱眷属。背而来此。有何心意？

菩萨报言：世界所有集聚会。决有别离。我知如是。故发此意。欲求至真。

时阿罗逻仙人重更白菩萨言：仁者今已得于解脱。所以者何？众生所没。此泥难度。世间所缚。此牢强绳。仁者已能独办此心。我当说此解脱法门。所谓爱心。仁须远离。言爱心者。是世间中大恶蛟龙。于心水内。居止停住。失一切利。以如是故。我今观知世间之人。非是正行。其能取于正行之法。唯有智人远离爱染。应须发心。断见有相。作于无相。

菩萨答言：大仙尊者！我受是语。如尊所言。

阿罗逻仙复问菩萨：仁云何受？

菩萨报言：世间之人。以作相缚。其相缚者。凡是父母。生子养育。为立家故。养育儿息。有能增长成就我家。以是缘故。父母养子。若无因缘。自许眷属犹不亲近。况复他人。凡亲近人。贪求利故而昵于人。终无虚觅。

阿罗逻仙复更赞言：善哉仁者！仁今已知世间诸法。瞿昙沙门！乃尔明证一切诸智。

时彼众有一摩那婆。亦是罗逻仙人弟子。白菩萨言：仁者瞿昙！仁今已得是最上乐。何以故？能渐离于一切爱相。即得世间诸无恼法。所以者何？我见世间。少有人能不怜妇儿。不求财物。不举两手哭于世间。多见有人。以不少欲。不知厌足。爱惜资财。常起贪心。染著世利。家家尽皆举手大哭。而说偈言：

世间罕见知足人    少欲无求不受苦

所有哭泣恩爱者    多是贪著聚资财

时阿罗逻白菩萨言：希有！仁者瞿昙！如是广大智慧。是故仁今办是勇猛。制伏诸根。不令增长于诸欲染。勿为所牵。

是时菩萨问于尊者阿罗逻言：大仙尊者！诸根何故如是不定？欲降伏者。方便云何？唯愿尊者为我解说。

其阿罗逻仙人报言：沙门大士！凡人在世。欲厌离生。我今当为大士略说方便之相。大士谛听！而有偈说：

大尊仙人阿罗逻    发遣菩萨神智心

于自己论悉檀中    分别要略而宣说

瞿昙大士。凡欲除于诸根体相及根境界。应须如是思量分别。何以故？是诸根等一切境界。既分别知。悉须捐舍。乃至诸根境界之内有诸爱染。彼爱所染。即能令著。以此著故。则令众生沉没世间。不

能得出。诸凡夫人。受于贪爱系缚等苦。一切皆由境界故得。如是等事。大士当知。何因缘尔。而说偈言：

山羊被杀因作声    飞蛾投灯由火色

水鱼悬钩为吞饵    世人趣死以境牵

尔时菩萨闻此偈已。复更问言：尊者今说调伏诸根方便相貌。共因缘生。体性虚空。诳惑无实。犹如火坑。犹如梦幻。如草上露。我今心想。以如是知。

时阿罗逻仙人复问菩萨大士：仁何故言诸境界内无利益想？

菩萨报言：凡人欲依诸境界住、受果报者。犹如有人造立屋舍。欲蔽日光。或避风雨。如人以渴故求于水。又如人饥故求觅食。如人垢秽欲洗浴身。如人露形求衣覆体。如人困乏故求乘骑。欲得除寒故求于暖。欲得除热故求于凉。欲去疲劳故坐床铺。如是等事诸所求者。皆为以苦来逼身故。所以推求。如似病人。为患重故。方觅良医。世间之人。一切悉皆如是希望。

时阿罗逻赞言：瞿昙！希有此心！大德云何于世间中能作如是。速疾即生无常之想？希有希有！能见真实。大德利根！聪敏易悟。若能如是明了见者。是名真见。若异见者。是名诳惑。如仁所言：为饥求食。避藏风雨。以此寒热暂易夺故。世间人心即生乐想。

又复叹言：仁者瞿昙！真是法桥。任持大器。我虽传闻。先观弟子堪受法不。若能堪受。然后为说种种诸论。如我所见。仁者今日则不复然。俯仰云为。深得进止。不假须观。如我论中。有真实义。尽为仁说。

尔时菩萨闻阿罗逻仙如是语已。生大欢喜。而重问言：尊者大仙。今日未知我之孝心。忽为我作如是妙说。我知是相。虽未即益。今已



得利。所以者何？譬如有人欲见于色。而得光明。如人远行须得善导。如渡彼岸须得船师。尊者今日显示我心。亦复如是。唯愿尊者更为我说尊者所知。云何度脱生老病死？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一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二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 问阿罗逻品第二十六之二

尔时。尊者阿罗逻仙人善知菩萨心有至德。更述已论决定悉檀。而说偈言：

瞿昙沙门善谛听      我论中说总悉檀

如今虽在烦恼中      如后自然还解脱

尔时。阿罗逻说是偈已。作如是言：凡众生者。此有二义。一者本性。二者变化。合此二种。总名众生。言本性者。即是五大。其五大者。所谓地大。水火风空。我及无相。名本体性。言变化者。诸根境界。手足语言。动转来去。及以心识。此名变化。若知如是诸境界者。名知境界。言能知彼诸境界者。是我能知。思惟我者。是智人说。而说偈言：

若有能识诸根尘      是名善知彼境界

言知一切境界者      智慧人说思惟知

尔时。阿罗逻作如是言：思惟我者。其人即是迦毗罗仙及其弟子。以自度量此意境界。波阇波提仙人之子。名曰深意。所见亦然。如人数数生老病死。受诸苦毒。深谛知己。为他解说。令其远离。思惟此

理。应当了知一切无相。

又复说言：因烦恼者。所谓无智。爱著诸业。如是等业。属烦恼因。此烦恼因。则有四种。此人不能解脱生死。以其未离诸烦恼故。四种云何？一者无信。二者著我。三者有疑。四者无定。以有余残。则无方便。深著世间。恒常堕落。以如是故。处处受生。

言无信者。常行颠倒。应如是知而反不知。是名无信。

言著我者。云此是我。称彼非我。我如是说。我如是受。我行我住。我相我身。如是名我。不自觉知。是名著我。

言有疑者。此是以不惑疑一切。止是一物。犹如泥团。是名为疑。

言无定者。如是如是。是是亦然。非是亦然。心意觉想一切诸业。是众是我。是彼是此。是名无定。

又余残者。未知胜处。未觉始觉。未证自性。始证知故。是名余残。

又复说言：无方便者。即是无智。以无智故。不解方便。无方便故。不能显示。以是义故。名无方便。

又染著者。谓无智人。见闻触觉。即生染著。或时意著、身著、语著。或意业著一切境界。应不著处而惑著之。是名为著。

又堕落者。我是彼处。彼处是我。若有如是思惟念者。是名堕落。以是因缘。堕于烦恼。是名无德。是名无智。是名五处。苦恼无乐。

此无乐处。所谓黑暗、愚痴、大痴。有二杂住。是名五处。言黑暗者。所谓懒惰。言愚痴者。所谓生死。言大痴者。所谓行欲。所以者何？此处假使有大德人。犹尚迷惑。不知醒悟。故名大痴。二杂住者。所谓嗔恚。复二杂住。所谓懈怠。无明众生。不如是修。迷没染著此五处所。住于烦恼苦海之中。顺生死流。我见我闻。我证我作。

我教他作。我如是至。以如是心、如是意故。轮回没溺于烦恼海。如是四种。缠绕裹结于烦恼中。言无因果。

大德瞿昙！仁应当知如是诸事。而说偈言：

若人欲得正见知    四禅清净解脱处

心若觉了彼智已    知诸真圣及非真

如上分别应当宣    是故名为四禅解

能舍诸行及无行    此即知无字句名

以是彼处大梵天    说于世间诸梵行

若能行此梵行者    即当得生于梵宫

尔时。菩萨闻阿罗逻如是语已。复更重问其方便行。若行方便所至之处。及以梵行。修行当行。行处行法。尊者为我一切解说。

尔时。阿罗逻依已总论义例宗体。一切皆向菩萨而说。仁者瞿昙！凡欲修行。应舍宫宅。依出家仪。乞食活命。发弘大誓。修持戒行。住于知足。随所堪办衣食卧具。闲静住处。独行独坐。如诸论中智所知见贪欲、嗔恚、愚痴过咎。见已远离。厌恶诸欲。受最快乐。调伏诸根。入于禅定。

当于尔时。远离诸欲。远离诸患。空闲之处生离分别。即得初禅。得初禅已。还复思惟。如是分别。渐渐得乐。既得乐已。生是寂定。还依因此寂定之力。意重厌离。欲嗔恚等。既数厌离。心转喜欢。既加喜欢。增长于智。是时即得生大梵宫。生彼处已。还更如是思惟分别。此乱我智。还复弃舍。既弃舍已。得第二禅。生大欢喜。得欢喜已。见心被大欢喜所逼。转求胜上。即至光音。至光音天。见受乐处。至彼处已。厌离喜乐。既离喜乐。即得三禅。到三禅中。即转胜下遍净诸天。一向受乐。若能如是。得乐已舍。不受不著。即远离诸苦乐

之处。得第四禅。既离苦乐及攀缘心。一切皆舍。

复有人以自慢心故。求解脱相。欲得出过四禅果报。故内思惟：此四禅法。广果天中所受果报。此是粗智。思惟观之。又如是言：彼人思惟如是事已。从三昧起。见其身色有诸过患。欲舍色身。求上胜智。故发是心。彼人如是舍诸禅已。进求胜处而发此心。如前所说。舍诸欲事。如是舍离粗色身故。发厌离心。彼时即得身中所有虚空无边。分别于彼一切色相。又色相内及树木等所有诸物。悉皆分别无边虚空。得如是等一切色处明了分别无边空已。即证胜处。而有偈说：

如是微妙大梵处      一切无相常无言

智人说彼解脱因      即此名为涅槃果

尔时。阿罗逻说是语已。白菩萨言：仁者瞿昙！此即是我解脱之处及其方便。我今为仁显示已讫。仁若心意喜乐此法。如我所说。仁可领受。而说偈言：

如是清净解脱法      我今知己复广宣

仁者心意若喜欢      唯愿依此领纳受

时阿罗逻复更说言：乃往昔时。耆沙仙人（此言求胜）、毗踰闍那仙人（此言离别老）、波罗奢罗仙人（此言他箭）等。及余诸仙皆共称说。是解脱法。亦复同乘此解脱法而得解脱。仁者既是大智丈夫。堪行此法。行此法已。能得善处解脱报果。

尔时。菩萨闻阿罗逻仙人所说梵行之法。受持而行。欲沙门行、求沙门果故行此法。即便证知。而菩萨从阿罗逻口下闻说法已。信行此法。不违不背。亦复不言我先自知。但受持已。思惟此法。增进更发坚固智心。求于胜处。既见胜处。亦不生慢讥毁彼仙。但自思惟：非独阿罗逻有此信行。我今亦有如是信行。非独阿罗逻有精进行、正

念三昧及诸智等。我亦有之。乃至智等。我今可求。如阿罗逻所知证法。已向他说、分别显示。及作胜处。

尔时。菩萨于阿罗逻所说法行皆悉证已。知见而行。然菩萨闻彼等诸法。无多勤劳。须臾时顷而尽得之。如行能说。宣通显示。一种无异。

尔时。菩萨即更前至阿罗逻边。作如是言：尊者阿罗逻。尊能如自证法智。向他人说。所谓求生无相之处。

作是语已。时阿罗逻报菩萨言：长老瞿昙！如是法智。我自证已。向他显说。宣通开示。

菩萨复言：我从尊者闻此法已。如尊所说。我信知行。已证此法。若有智者知行境界。亦应不舍如此之法。但我所见。此法虽妙。未究竟。所以者何？我意如是观察思惟。此法犹有变动之时。但此境界本性如是。知己此智虽是无智。更欲生别其余诸法。然尊者说。虽言我得清净解脱。若分别观是因缘法。遇缘还生。非真解脱。犹如种子。非时而种。藏在地中。若未顺时。无有水雨。芽则不生。若依时种。润泽调适。诸缘具足。和合则生。今此亦然。但以无智。著于爱业。如是等法。舍已分别。言我解脱。但有著我。皆悉须舍。即便舍是无智爱等。业无合处。此等舍已。虽得胜前。未至真处。但行分别有我之处。彼等微细三事会有。以彼微细诸烦恼故。复更别有不用之处。寿命长远。分别故言我得解脱。而说偈言：

因诸过患微细故      所以受不用处身

寿命劫数既久长      便即说我得解脱

菩萨复言：如尊前说我已舍我。既自称言我已舍我。是则不名真实舍我。若依分别未解脱者。彼不可言无有患累。以是当知有患累处。

亦不可言得于解脱。无我之处。有我之患。不可作异。犹火色热。热不离色。色不离热。此二各体。以先无故。合若有者。无有是处。如我既然。一切诸患悉皆如是。此解脱已。至于彼处。还复被缚。为以于智取境界故。彼灭色已。但有于识。彼知我识。即名是有。以是有故。不名解脱。是我悉檀境界大小。如是知彼。还得如是。求胜处所。以是义故。何须分别。此我非我。如木如壁。重重相舍。既各重重。有于智故。故我思惟：悉须放舍一切境界。令得自利。而说偈言：

重重次第悉皆捐    是乃名为舍境界

一切根尘悉放故    是名自利及利人

尔时。阿罗逻徒众之中有一弟子。白菩萨言：大德瞿昙！今来至此。我等住处悉成好器。又复得于八种自在。

菩萨报言：此处云何得有自在？

时阿罗逻止弟子言：汝今且莫思量此事。所以者何？言自在者。于诸事中能作决定。不共他人。无有等侣。内身自证。寂定得故。乃生欢喜。

菩萨报言：此事不然。

阿罗逻言：其义云何？

菩萨即言：如是如是。

阿罗逻言：仁者但说。莫秘此语。

菩萨报言：若依尊者说言。此行无有回也。

阿罗逻言：仁者何故立于此问？何处有疑？

菩萨报言：我今心已厌离生故。欲问真正。

阿罗逻言：仁者瞿昙！欲得闻者。我当为说。凡欲开化于世间者。



即我是也。唯有名字。不生不老。不退不还。无边无中。无前无后。是名为我。自在能入。轮转在于生死之内。亦不暂住。彼法非法。彼天彼人。及诸有趣。彼能远行。彼能作乘。乘彼乘者。能渡深有海。流转去来。能作生死。亦能变化。自在最胜。最妙最大。能作世主。摄化一切。

菩萨问言：如此化者。是有以不？

阿罗逻言：我观仁者所问音声。必欲不受如此之义。或当仁者意不贪乐。

菩萨报言：我无有患。

阿罗逻言：大德瞿昙！勿作疑心。随意所乐。但自论说所向之义。善思惟入。以自明照。若自见知。不被他诳。不受他教。不随他义。如是证者。名得自利。余人不能。若不定心随诸论师而取义意。其智减损。仁者闻已。真正思惟。各各读诵。观察深义。审自证知。知已有疑。随意问我。我当为说。

菩萨复问：尊者所言：能化作世、得自在者。于是义中。我心有疑。

阿罗逻言：如仁者意。此义不然。

菩萨复言：我如是见。

阿罗逻言：何因如是？

菩萨复言：此缘唯一。所以者何？若自在化作此世者。则不得依次第相生。现见来者。其烦恼轮。不应如是次第而转。亦应众生心不喜利而自然得。应一众生不得杂患。应诸世人供养自在。如父如母。自余诸天不得供养。其贫穷人。应不说彼。所有毁辱善恶之业。悉应在彼。应诸众生。无处依著。应无处求。应无所作。世人应不如是思

惟：自在有也、自在无也。世人如是分别有无。应作不作。诸业应得自然果报。彼自在天若行苦行。得成自在。世间亦应共受此业。一切亦应俱名自在。若彼无因作自在者。无处无人。非不自在。彼若非是自在建立。亦不名有。岂可得言自在建立？

其阿罗逻赞菩萨言：大德瞿昙！智慧深远。善能显示承受诸论。总言总体。悉以智力分别能知。是故平等见诸悉檀真实之路。愿为我说。莫辞疲劳、慳惜法宝。

菩萨复言：我今应当供养尊者。

阿罗逻言：师有多种。仁者供养。何由可遍。然今仁者既为上首。亦可堪能供养彼等。

菩萨复言：尊者但当为我解说如此等义。

阿罗逻言：彼等实胜于一切世。世间未有。彼等先生。仁者善意深自思惟：为业在前？为身在前？

菩萨报言：此义云何？

阿罗逻言：此是大患。所以者何？若业在前。非身先者。应不受身。身应无业。业自不生。谁造此业。若身在前。非业先者。应无有业。若无有业。何故复有众生受身？谁复有能开化世者？彼应不损。一定常存。三界所缚。是诸众生生本应生。自身若不能自在者。其一切人所爱乐身。应自具办。若自具者。于一切处应当自有。

菩萨报言：我如患人。求医师疗。我今亦复不难此义。

尔时众中有一苦行。是阿罗逻仙人弟子。白菩萨言：善哉瞿昙！尊师语言。唯愿仁者莫难其义。如此之义。计不须争。若其争者。此非利益。仁但受取。如尊师说。

菩萨报言：我不难也。但欲问彼。相承所来。须知其义。

彼仙人言：随此因缘。仁者受持。取其真义。若欲生疑。心中争论。是大非法。未来得罪。

时彼苦行仙人弟子。即说偈言：

凡人听受咨禀时	心意不乱义乃定
若当持疑怀谄曲	是则争竞觅人非
二彼求过即成怨	两怨相争口言恶
智者欲断口业过	说理不作相竞心
论议求胜是名贪	争名伏他使人耻
多言显过此大患	谄意听义成自骄
慢心嗔恚其罪增	各说是非相毁訾
应作不作不作作	二相竞故是大怨

尔时。菩萨闻是偈已。语彼仙言：实有如此相争竞过。非道言无。但我欲寻本来相承成就之事。非故穷尽。

说是语已。时彼仙人心犹不忍。

阿罗逻言：大德瞿昙！解脱道路。仁者憎乎？如此事缘。非本来也。

菩萨报言：若欲求彼解脱之时。须如是求。

尔时。阿罗逻仙人弟子复作是言：沙门瞿昙！仁者离此。欲求解脱。徒损身耳。

菩萨报言：人求世间无常乐故。犹尚有乏。况复欲求不还解脱。

时阿罗逻仙人弟子复更白言：仁者今既言不还来。可常行也。

菩萨报言：今行之处。既是意乐。今至彼处。当复何还？

阿罗逻言：莫行至彼。莫还来此。可不得乎？

菩萨报言：希有此事！尊者前说后受于有。何故复言更不还也？

阿罗逻言：实然。仁者！此大希有！而彼真如寂静之体。无始无终。无有边际。无初无后。不定其行。不可尽形。然无相师禅定主者之所建立。大梵天是。

菩萨复言：我今更问大仙尊者。若劫尽时。此诸大地及以丛林、须弥山等、帝释宫殿。悉被劫火之所焚烧。尔时彼天复在何处？是谁字谁？云何语言？功德果报云何而住？又劫尽时。诸物皆尽。彼何不烧？

尔时罗逻默然微笑。

时阿罗逻仙人弟子白菩萨言：仁者智慧今既最胜。仁者可不自知过去一切诸仙得正道也？所谓尊者波罗奢罗仙人、颇罗堕仙人、阿须梨耶仙人、跋陀那仙人、迦妬婆陀那仙人、陀那达多仙人、达利多耶那仙人、般遮罗波帝仙人、阿沙陀仙人、跋摩达多仙人、那侯沙王子耶耶坻仙人、韶波梨仙人、波罗婆遮那仙人、脾提阿仙人、阇那迦仙人、阿槃低国罗低提婆仙人、阇祁沙毗耶仙人、提毗罗仙人、毗陀呵毗耶仙人、婆奴仙人、提婆耶那仙人、泥沙多那耶仙人、耶若多那仙人、尼耶薄都仙人、呵梨低仙人、跋阇罗婆睺仙人。诸如是等一切仙人。皆入日光而取正路。

尔时菩萨报彼仙言：今者既云入于日光求解脱者。此义是何？我今应当礼彼诸有。我实不用如是自在。

是时菩萨作是语已。内自思惟：阿罗逻法非是究竟。心不喜欢。

时阿罗逻仙人弟子量度既知菩萨心已。即从座起。白菩萨言：仁

者今于此法以外。意欲更求胜解脱也？

菩萨报言：我意愿当证如是法。无地无水、无火无风。及无虚空。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无相、无安无畏、无死无病、无老无生。无有非无有、无常非无常。非语言说。无有边际。而说偈言：

本无生老病死过      并及地水火风空

湛然三世无师教      常净自然证解脱

尔时。罗逻仙人闻是语已。白菩萨言：仁者瞿昙！我今所有自证之法。已向他人宣扬显说。仁者今亦自证此法。向他人说。我所解法。仁者亦解。如我今日作此众师。仁者亦堪如是之师。瞿昙今可共我同心。我等二人领此大众。教化显示。

是时罗逻虽名为师。但取菩萨平等行分。自以半座分与菩萨。供养菩萨。随于菩萨意所堪须供养之具。生大欢喜。最胜最妙。心意熙怡。遍满其体。不能自胜。

尔时菩萨如是思惟：此之法者。不能令人得至涅槃。亦复不能远离诸欲。越度烦恼。不能寂定、尽于诸漏而得神通。又复不能自觉觉他、作沙门行。不能灭除诸恶烦恼。所以者何？行于此法。唯生非想而作诸业。故知此法非是究竟至极之果。作是念已。即便背舍罗逻而行。而有偈言：

菩萨思惟此诸法      其心不甚大欢喜

知非究竟好出升      即背罗逻而行去

尔时。罗逻仙人徒众即共菩萨分别相辞。作如是言：唯愿仁者行行之处。常得吉祥。

## 答罗摩子品第二十七

尔时。于此阎浮提地复更别有一大导师。名曰罗摩。其命已终。彼徒众主即摩长子。名曰优陀罗罗摩子。主领彼众。其优陀罗。常为彼众说生非想非非想法。近王舍城一阿兰若林中而住。是时。菩萨遥闻其名胜前罗逻所说之法。闻已思惟：我今应当至优陀罗罗摩子边行于梵行。

尔时。菩萨从阿罗逻居处而出。安详而行。渡于恒河。借问既知。即到其所。而白之言：仁者优陀！我于仁边欲受教诲。行于梵行。

时优陀罗告菩萨言：大德瞿昙！如我所观。见于瞿昙。既是智人。堪受我法而行梵行。若欲受法行梵行时。须顺我法清净业果而得行报。

尔时。菩萨于优陀罗罗摩子边受法行行。求沙门法、沙门事故。恭敬合掌。白言：仁者！未审仁者所行之法至何境界。为我解说。

其优陀罗告菩萨言：大德瞿昙！凡取于相及非相者。此是大患。大痛大疮。大痴大暗。若细思惟。即得受彼微妙有体。能作如是次第解者。此名寂定微妙最胜最上解脱。其解脱果。谓至非想非非想处。我行于此最胜妙法。

其优陀罗又复更言：于此非想非非想处。过去之世。无胜寂定。现在既无。当来亦无。此行最胜、最妙最上。我行此行。

尔时。菩萨闻此法已。思惟不久。即证此法。

是时。菩萨从于彼边随口所出。闻已心信。随顺彼语。而作是念：如此之法。我亦可得。我亦可知。实语无虚。我今所可见即能见。知即得知。

复语于彼优陀罗言：非但仁者昔父罗摩独有信行。我今亦有如是信行。非彼独有精进正念禅定智慧。我今亦有乃至智慧。我于今者行



彼法行、学于罗摩自证法已。为他显说。知彼法故、见彼法故。更欲求胜。

尔时。菩萨证是法已。白优陀罗罗摩子言：仁者父昔于此非想非非想处自证知见、向他说耶？

优陀罗言：大德瞿昙！我父如是。

菩萨报言：仁者优陀！我今已通、证知奉行。

其优陀罗白菩萨言：大德瞿昙！若其然者。仁与我父罗摩无异。大德瞿昙！仁今若知此等诸法已奉行者。可如我父罗摩仙人。领此大众教示宣通。

时优陀罗既自修行。梵行不缺。但取菩萨同行建立。菩萨若同法智增上。供养最胜。供养菩萨。心生欢喜。不能自胜。

尔时。菩萨语优陀罗作如是言：仁者！此法不能究竟解脱诸欲。灭于烦恼。寂定一心。尽诸结漏。及诸神通。成沙门行。到大涅槃。此法还回入于生死。所以者何？既生非想非非想处。报尽还回入于烦恼。

作是语已。其优陀罗白菩萨言：大德瞿昙！可不闻知我父罗摩虽证此法。而一切处不觉不知。已生非想非非想故。而还来入于生死者。无有是处。不取后生。亦复不见生之处所。

其优陀罗虽得如是寂静之法、奢摩他行。而不办求最上胜法。唯口称言：我父罗摩作如是说。

菩萨如是思惟：此法非是究竟。我今不应专著此法。舍优陀罗。即便背行。而有偈说：

菩萨思惟观此法      罗摩往昔虽复行

既非解脱究竟乘 即便背行而舍去

### 劝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之一

尔时。菩萨从优陀罗罗摩子处辞别而行。安详渐至向般荼婆山（此言黄白色）。到彼山已。于山麓间求平整处。于一树下跏趺而坐。端身住心。正念不动。譬如有人头上火燃。急疾速灭而掷于地。是时菩萨心求断除烦恼边际。亦复如是。

尔时。菩萨内心如是思惟筹量：我于何时当得散此大烦恼聚？我于何时当得破此大愚痴藏、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诸众生没在生死。复于何时悉令解脱？如是念已。威德俨然。

时彼山中多有杂人。或取草柴、拾干牛粪。或复捕猎、耕垦作田。或放牧人及行道路。彼等诸人遥见菩萨在般荼婆山树下坐。犹如杂宝妙金像光。见已各生希有之想。共相谓言：汝诸仁者！此非常人。从何方来。到于是处？或言此是般荼山神。或言此是般荼婆山所居仙人。或言此是何处神明？或言此是毗富罗山所护之神。或言此是耆闍崛山守护之神。或言此是大地之神。从地涌出。或复有言此是虚空上界天子。来下于此。我等如是心各怀疑。何以故？此神身体光明炽盛。威德巍巍。遍照此山。犹如日月。光明遍照。诸娑罗树花悉开敷。此非是人。人之光明。不能显现如是之事。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二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三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译

### 劝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之二

尔时菩萨过是夜已。于晨朝时。正著衣服。从般荼山安详而行。至王舍城。为乞食故。观诸阴等。苦空无常。欲求无余大涅槃故。视地一寻。调伏诸根。所染著处皆悉除断。不令点污。复作是念：我今乞食。无有钵器。若我得食。于何处盛？

是时。菩萨左右前后求器未得。忽见一处。有大花池。见已即语旁一人言：仁者！汝可乞我此中池莲藕叶。彼人闻已。即便入池取彼藕叶。以奉菩萨。是时菩萨受彼藕叶。向城乞食。

时王舍城内外人民。观见菩萨如是详审。复见菩萨威神巍巍。见已各生大希有心。共相谓言：此是三目大自在天来至于此。其中或有远行诸人。欲营事故。至于他方。彼等既见菩萨。还回向菩萨所。或复有人。欲造作事。中道既见菩萨形容。便舍其业。来向菩萨。若有坐人。见菩萨已。不觉自起。速疾来诣。向菩萨所。或复有人。合十指掌、恭敬一心向菩萨者。或复以头礼菩萨者。或复有以微妙音声赞菩萨言：善来善来！

时王舍城所有人民见菩萨者。无有一人不生欢喜爱乐之心。其王舍城。或多舌人。乱言绮语。彼等诸人。在菩萨前。默然而住。随菩萨行。又王舍城周匝四方。或男或女。丈夫妇人。欲营余者。悉舍来看。生希有心。观看菩萨。眼目不瞬。所观菩萨。肢节面额。眉目肩项。手足行步。于一一处。各皆爱乐。不能更观其余处相。

尔时菩萨盛壮少年。可喜端正。兴乐华艳。华色之时。舍宫出家。眉间毫相。宛转右旋。眉细修扬。目宽长广。威德遍满。其体光明。巍巍堂堂。普照远近。手足罗网。皆悉普缦。其二十指。善能治化一切天人。菩萨威神。世间无比。而有偈说：

菩萨行于道路上      所有一切诸看人

但睹身之一分光      见已即便生爱著

双眉细扬若初月      两目青绀似牛王  
身体常放大光明      诸手足指有罗网  
观者以见微妙色      众人不觉随后行  
看此殊妙相庄严      各各心生大欢喜

尔时。王舍守护城神见于菩萨有是威仪。心生惊怖。战栗不安。谓言：此是何处大神。欲来夺我此间坐处？

尔时。菩萨以彼无量无边人众左右围绕。或后或前。诸人观看。安详徐步。渐渐而行。向王舍城。欲乞于食。举动俯仰。进止雍容。蹶足前趋。不迟不疾。专注平视。敛摄诸根。臂肘傭齐。衣披整肃。擎莲荷器。其叶不萎。寂定一心。人见欢喜。最上最胜。得奢摩他。柔软调和如制伏象。无有浊秽犹清淨池。离身一寻。常光明照。如娑罗树众花开敷。若金像形从地涌出。具足圆满。诸相庄严。如夜虚空。众星围绕。菩萨日月。朗于世间。

时王舍城有诸人辈。彼等皆悉生大欢喜。发希有心。见菩萨行于街巷里。城内商贾。估贩交关。一切自停。不复市买。若在店舍。醉乱心迷。悉得醒苏。不复饮酒。各舍一切宴会音声。奔走皆来。向菩萨所。或复随逐。左右而观。或复在前回顾而视。或复在后顺菩萨行。其王舍城无量无边诸妇女等。或倚门侧。或立窗间。或在楼中。或居屋上。旧作生活。今悉不为。并废事缘。遥观菩萨。家家出户。各各喜欢。共相谓言：今此是谁？从何来到？是谁种族？其名字谁？如是端正。可喜行动。我等昔来未曾得见。或复沙门。或婆罗门。相貌如是。容止异常。称叹之声。遍城内外。

尔时。摩伽陀国王舍城主。姓施尼氏。名频婆娑罗。未作王时。曾乞五愿。一者。愿我年少之时。早得王位。二者。若得王位以后。

愿我化内。有佛世尊出现天下。三者。若佛出现世时。愿我自身承事供养。四者。若得承事以后。唯愿为我如应说法。五者。佛若为我说法。我闻法已。愿莫谤毁。得证法已。依而奉行。

尔时。频婆娑罗王在高楼上。与诸大臣围绕而坐。遥见菩萨为诸大众前后导从。安详而行。入王舍城。频婆娑罗既睹菩萨。心生大疑。即从楼下。出宫门外。见菩萨身。威仪举动。端正无匹。乃至犹如夜空众星。为诸观者之所爱乐。如摩尼宝。内外光明。表里洞彻。菩萨之身亦复如是。威德炽盛。照耀巍巍。

时频婆王见于菩萨如是相已。敕诸臣言：我生以来。未曾见人如是形貌、身色面目。顶额广平。皎洁分明。显赫照耀。如莲花叶在于水中。而不为水之所点著。是身威德。毛悉右旋。眉间毫相如琉璃净。亦如白珂。亦如泡乳。色焰光具。如满月轮。其二足趺。蹈地千辐。步举文现。迹不差移。不怖不惊。不战不栗。智慧安静。犹如须弥。从何所来。忽然至此。汝诸臣下。应当观看。此谁种姓。谁之儿子。何国土生。名字何等。端正可喜。历此游行。

尔时。彼诸大臣众等。或有说言：此是天王。或言帝释。或复有言：是大龙王。或复有言：毗摩质多阿修罗王。或复有言：此是婆梨阿修罗王。或复有言：是毗沙门护世神王。或复有言此是日天。或言月天。或复有言大自在天。或复有言此是梵天。

复更别有余诸占相婆罗门言：大王当知。如我等论先后所说。此人必成转轮圣王。何以故？今此大士身体遍满一切诸相。

尔时。诸臣大众之中。别有一臣。而白王言：大王当知。实有斯事。所以者何？去此不远十由旬外。正在北方。雪山之下。有一种姓。称为释氏。然彼释氏。有一国界。名曰迦毗罗婆苏都。彼国土中。有一王治。名为净饭。是释种王。彼王生子。字悉达多。既释种生。姓

瞿昙氏。其彼太子初生之日。父王即便召集解相婆罗门等。遣占相之。时诸相师既占看讫。白大王言：大王当知。今此太子具二种相。若在家者。必当成就转轮圣王。王四天下。守护大地。乃至如法治化世间。若舍王位。必定得成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名遍十方。大王当知。此必是彼太子不疑。所以者何？其人现今剃除须发。身黄金色。著袈裟衣。舍国出家。游行到此。而说偈言：

彼国相师说此言      不居王位定作佛

斯决是彼释种子      出家苦行求菩提

尔时大臣说是语已。是时。其王频婆娑罗内心思惟：如我往昔曾发誓愿。若如是者。我愿得成。

时频婆王敕二臣言：卿若知者。速往彼看。此出家人。居停何方。在于何地。汝等验已。速报我知。然后我当自至于彼。观看供养。咨受未闻。

时彼二臣奉王敕已。即便相共随逐菩萨所向而行。不暂舍离。

尔时。菩萨在王舍城乞食之时。见彼大众处处充满。内心思惟如是方便。此诸大众无有归依。无救无护。常为生老病死所缠。不畏不惊。不怖不恐。亦复不知求究竟道。无有导师。愚迷昏暗。没溺烦恼。痴无有智。日日减损。染著诸阴。苦空无常。不知厌离。

尔时菩萨作是念已。起慈悲心。倍更增加。精进勇猛。折伏其意。作是念言：我今当作一切世间归依之处。我当救护苦恼世间。当为世间说于生老病死尽处。

尔时。菩萨举目唯观前一犁轭。默然谛视。徐徐动步。齐整容仪。遍王舍城次第乞食。既得食已。从王舍城详序而出。渐渐至彼般荼婆山。其山麓下有一泉池。坐彼水边。正念安置。随得粗细。如法啖之。



食讫敛衣。洗于手足。即便进上般荼顶头。上已。向于山南观看。求觅林树。妙好枝条。蓊郁扶疏。饶诸鸟兽。飞走游戏。花果泉流。择好树间。安施草铺。向于东面。端身正心。结累跏趺。俨然而坐。犹如狮子入孔穴中。不畏不惊。著袈裟服。其光显赫。巍巍堂堂。炽盛照耀。如日初出。而有偈说：

彼山蓊郁饶树林    鸟兽相娱受诸乐

身披袈裟人月者    光明炽盛如日初

尔时。菩萨坐彼树下。如是思惟：我此处学。更无有人。无富伽罗。无众生。无寿者。无命者。无禅兜。无摩菟阁。无摩那婆。无养育者。此之五阴。一切皆空。无命无识。一切诸法。唯有假名。名众生耳。

尔时。频婆娑罗王所使二臣随逐菩萨。恒不舍离。其一臣去菩萨不远。于前而坐。一臣速还摩伽陀国频婆王边。到已长跪而白王言：大王当知。彼出家人。从王舍城乞饭食讫。到般荼山。乃至端身南面而坐。如前所说。大王！今者若欲观者。宜须疾往。

尔时。频婆娑罗王闻其使人如是语已。即便装束贤善好车。坐于其上。严驾而往。向般荼婆。

时频婆王既至彼山。遥见菩萨可喜端正。心甚爱乐。乃至犹如夜空众星。如暗山头大猛火聚。如大云里出闪电光。摩伽陀王见于菩萨在彼树下。亦复如是。见已。生大希有之心。欢喜遍体。身毛皆竖。下乘徒步。诣菩萨边。到已问讯。白菩萨言：少病少恼。四大安乎？而有偈说：

王见菩萨如帝释    身光明耀心喜欢

问讯起居四大和    少病少恼身无患

尔时。菩萨以微妙口和软语言。如梵天音。辩才字句不染不著。告摩伽王频婆娑罗。慰劳问讯。作如是言：善治大王！大吉大祥！从何远来？可坐憩息。营求何事而诣此乎？

尔时。频婆娑罗王闻于菩萨如是语已。进菩萨前。在一石上安稳而坐。王欲度量菩萨意故。白菩萨言：仁者！今若不辞疲劳。我欲咨问心内所疑。唯愿仁者为我决断。即便问言：仁者何也？为天为龙？为梵为释？为人为神？

尔时。菩萨以无骄慢贪欲恚心、除断一切烦恼诸刺、不谄曲语报摩伽陀频婆王言：大王当知。我非天也。非龙非梵。我是于人。大王！我以求寂静故。所以出家。

时摩伽王频婆娑罗白菩萨言：仁者比丘！我今见仁甚大欢喜。是故我今欲有发问。我为爱敬于仁者故。欲说一言。唯愿听受。所以者何？仁今壮少。正在盛年。端正无双。身体微妙。堪当嬉戏。游纵之时。今者何为发如是意。行作沙门。厌离王宫。空山独坐。又仁者身如是相貌。止可合涂赤栴檀香。不应著此袈裟之服。仁之二手乃可指划。治化世间。百味盈前。随时饮啖。岂可执器从他乞行？而说偈言：

仁身合涂赤檀末      不应服此弊袈裟

手指正可挥世间      岂宜从他乞食活

时频婆王说是语已。白菩萨言：仁今若为爱敬父故。不取王位、舍出家者。我今请仁在我境界。受于五欲。种种所须当随仁意。须财与财。及诸嫖女。若佐助我。我当与仁分国半治。可居我境。受我王位。我承事仁。不令乏少。何以故？仁者沙门。身体柔软。不应住于空闲兰若。若坐草铺在于地上。损仁者身。恐畏成病。但经少时。仁父衰败。还可自受本国王位。是故仁今若爱念我、怜愍我者。受我王位。住我境中。如其仁者称大种姓。嫌我境狭、土地秽杂。我及群臣、

诸百官等。更别为仁开拓他国。使令宽广。与仁共治。又我愿得仁者贵族。共作因缘亲厚眷属。愿不生疑。谓为非实。而说偈言：

仁者若称大种姓    嫌我境狭不肯停

我共诸臣及百官    当更吞并令宽广

时摩伽王说是语已。更复重白于菩萨言：我于仁边有爱敬心、尊重之心。仁者今既乞食活身。但当努力发宽广意。受法受财、受五欲乐。所以者何？受此三种。在于宫中。观诸嫔女。欢娱受乐。亦能令人得现世报。未来亦然。若人不受此三种法。但舍一事。彼人现世。或复未来。终不能得具足果报。设其受之。必有缺减。是故仁者。若弘广心。所以应须具足受此三种之乐。受三乐故。用年少时端正果报。受法受财。及受诸欲。世间丈夫。受欲之时。生子继立。此是大财。是故仁者勿令空过。

又复仁者如是臂膊。堪牵弓弩。莫令徒损如斯一世。

又复往昔顶生之王。以勇健故。王四天下及忉利宫。如是仁者。堪当此事。所以者何？我今亦为怜愍一切诸众生故。如是劝请。我亦不为自王位故劝请仁者。我今见仁身体端正。悲酸流泪。情怀不忍。为是倍更生希有心。所以殷勤如是苦请。仁今盛年。且行世欲。待后衰老、可行法时。乃可舍家。

又复仁者先祖以来。自种姓内。到年老时。乃依国法。以王化事付其太子。或复大臣。方始舍位。出家入山。

又复仁者！往昔诸仙作如是说。凡年少时。先行欲事。中年求财以自养活。至老耄时。乃可弃捐。修学于法。如是乃能建立一切。又人年少。不行诸欲、不求觅财。此是身怨。亦名为贼。毁败诸根。难得摄受。

又复仁者！假使年少、欲求法时。但为诸根牵著五欲。至于老时。内心思惟：断绝众事。能摄诸根。心生惭愧。意得寂静。

又复仁者！世间少年。正放逸时。不见远道多有过失。至中年时。血气渐弱。放逸已过。譬如人行。度于旷野。止而叹息。言我已越此之处所。是故仁今正年少时。正放逸时。随意多少。愿且受欲。

又复仁者！年少之时。诸根难回。仁者若欲行于法事、爱乐法者。依仁家法。祭祀诸天。因祭祀故。亦得生天。在于家内庄严自身。金银诸宝校饰两臂。众宝放光。犹如明灯。

又复仁者！往昔诸王。头戴宝冠。严饰身体。常在家内。祭祀诸天。行于法行。立无遮会。或有入山。行大仙行。而求解脱。仁者今既学于彼等。顺时而行。

其摩伽王如是种种譬喻语言方便欲将劝请菩萨。

尔时。菩萨闻摩伽王如此语已。不怖不惊。不怪不异。犹如山王。身心不动。寂然安住。守摄诸根。不生余意。三业清净。报彼王言。而有偈说：

摩伽陀王谏菩萨      犹诸朋友利相教

菩萨清净三业行      如花不著水报彼

摩伽大王吐辞不善。此说犹如无智人语。不称天下王法之言。王若于我有真正心。此语实诚非深利益。亦非愍我。于我甚损。世有恶人无有慈心。犹如富贵怯弱之人。若欲利益于世间者。应当教示如彼往昔。相承来事。是名朋友。是名增长。凡人若见至于厄难。不相舍离。三业等同。是名知识。我意如是。富贵之时。谁不能作朋友知识？若人得财。依法处分。不令散失。是名知识。是人久后。能用财宝。教授之时。彼不取语。或以先业。自失于财。后不生悔。王若与

我为知识意、爱敬我者。显示是事。我或叹王。或不叹王。

尔时菩萨作是语已。更复为王说如是言：大王当知。我今求道。止为怖畏生老病死。以是义故。欲求解脱。故受此形。亲族眷属。实可爱恋。可敬难舍。流泪满面。啼泣懊恼。或为我故舍于命者。我已弃背。来至此处。然其世间五欲之事。贪惜染著。多因不善。

又复大王！我今实不畏彼毒蛇。亦复不畏天雷霹雳。亦复不畏于猛火焰、被大风吹烧野泽者。但畏五欲境界所逼。何以故？大王当知。诸欲无常。犹如劫贼。盗诸功德。虚空无真。犹如幻化现于世间。观看谓实。体是诳惑。世人不知。强以心著。况复正行其五欲者。

尔时菩萨即说偈言：

五欲无常害功德	六尘空幻损众生
世间果报本诳人	智者谁能暂停住
愚痴天上不满意	况复人间得称心
欲秽染著不觉知	犹如猛火燃干草
往昔顶生圣王主	降伏四域飞金轮
复得帝释半座居	忽起贪心便堕落
假令尽王此大地	心犹更欲摄他方
世人嗜欲不知厌	如巨海纳诸流水

尔时菩萨说此语已。复更告言：大王当知。往昔有一转轮圣王。其王名曰那睺沙王。统四天下及忉利天。化总天人。犹不知足。以是义故。还堕世间。

又复伊罗转轮圣王。亦复如是。王四天下及忉利天。不知足故。而取命终。

又复婆梨阿修罗王。既得王位。因共帝释斗战不如。遂被侵夺。帝释得已。又复传为彼那睺沙转轮王夺。那睺沙王既获得已。还复更被天帝释夺。如是天人境界翻覆。并皆无常。谁功德胜？

至于彼边。若有智人能作如是思惟观察。无常境界。变易须臾。云何可信？唯有山林居住诸仙。食诸药草。根果花叶。身著树皮。或复衣诸死兽毛革。形体尪羸。唯皮骨在。欲得度脱。出离世间。一切诸苦。希求解脱。涅槃无为。若纵五欲之所缠逼。坠堕还来。有智之人。谁乐贪此？若著五欲。如自求怨。

尔时菩萨更说偈言：

居住山谷诸仙辈      食果饮水衣树皮

虽复螺髻身体羸      规求解脱离欲故

彼等不能自制伏      犹被五欲之所牵

如是无常诸欲怨      有智之人不应著

尔时菩萨说是语已。复更告言：大王当知。欲界之内。欲取味故而作和合。得彼以后。而不知足。若无智者。现受诸欲。不知足故。受大苦恼。复于来世更受其殃。是故智人。不取欲想。是以智者。见有人行黑业法者受于大苦。欲自安稳。莫作莫乐一切诸欲。应须舍离。若有集会。即知离别。纵欲恣情。则心放逸。放逸若增。便造不善。不善成就。即堕泥犁。过去世时作大苦行。现得诸欲。得诸欲后。勤劬保持。不能守护。还当失落。

又复大王！如是诸欲。若有智者。作是思惟：世间人天。犹如假借。既非常物。何故心贪？此之天人一切果报。如草上露。如毒蛇头。如彼空林死尸骸骨。又如妇女初胎肉抟。如梦如幻。犹如火聚。如是种种。多诸患殃。恒为一切苦恼逼迫。智人应不爱乐著心。



又复大王！如诸论说。乃往昔时寐梯罗城。于彼城内有一瞽王。其王名曰提头赖吒。王虽无目。多育诸子。满一百人。并有才智。王弟别复有子五人。伯叔弟兄足一百五。其父各歿。争作国王。以欲报缘。相杀害尽。

又复大王！如檀荼迦空旷野泽被火烧时。其頔谁那杀诸杂类。

又复如彼须弥山下。有阿修罗。然其兄弟。各为贪故爱一玉女。二人相争而自斗战。伤害俱死。

又如世间屠脍之所。竖立诸木。悬于杂类诸畜生形而行宰戮。诸欲如是。智者云何而心贪乐？便说偈言：

往昔修罗两兄弟    为一玉女自相残

骨肉怜爱染著憎    智人观知不贪欲

菩萨又言：大王当知。或复有人。为五欲故。或欲生天。或生人间。既得生已。著五欲故。投身透水。或复赴火。如是无常诳惑境界。为五欲故。自求怨仇。何意恋乐。又说偈言：

痴人爱欲故贫穷    系缚伤杀受诸苦

意望此欲成众事    不觉力尽后世殃

菩萨复言：摩伽陀王。我知五欲如是种种多诸过患。王今不可以是五欲而劝于我。我今欲行无畏道路。王若是我真好善友。应当数数劝谏于我。作如是言：仁之所发弘誓大愿。愿早成就。速离烦恼。何以故？我既不被他人趁逐而入山林。亦复不为怨敌所驱。亦非他夺王位而走。又亦不求往昔古仙而欲还退。是故我今不取王语。

又复大王！若有人执嗔毒蛇头。既放舍已。复还欲捉。可有得不？如猛火炬。以烧手放。放已更捉。如是如是。我已舍彼五欲出家。今复还取。亦复如是。

又复大王！譬如明眼有目之人。岂可羨于盲瞎人不？譬如解脱无事之人。岂可羨于牢狱系缚有事人不？譬如饶财巨富之人。岂可羨于贫穷饥冻乞索人不？譬如明了黠慧之人。岂可羨于狂癡人不？然其彼等犹有可羨。我今已离如是五欲。无一可贪。

又复大王！如王前言：住我境界。受我五欲。随意娱乐。我与多财并及婬女。大王当知。我今不取世间五欲。如上所说一切诸事。

又复大王！我在本宫。多饶五欲。已能弃舍六万婬女。出家入山。大王当知。诸欲如是。有于无量无边患害。牵人直向大地狱中。余报复来畜生饿鬼。现身又离一切善根。不为圣人之所赞美。

又复大王！世间诸欲犹如浮云。无有暂住。如猛风起。须臾不停。如山水流。湍涛迅急。

又复大王！若人愚痴耽染五欲。不知本际。沉沦生死。被烦恼缚不能得解。如远行人。困苦疲极。乃饮咸水。更增其渴。如是如是。受五欲人不知其患。亦复如是。

又复大王！我今要说。若当有人。得天五欲及以人间上妙五欲。清净具足。是等诸欲。一人得已。不知厌足。更复增长。诸处寻求。

又复大王！如王前言：共我治化摩伽陀国。我当减半分治天下。或复说言：受我王位。我悉舍与。我亦承事。或复兴兵开拓境土。使令清净宽广庄严。

又复大王！我今已舍彼四天下。一切丰足。无所乏少。旧有七宝。弃舍出家。我今岂更为此一国细小王位而贪羨乎？

又复大王！譬如大海娑伽龙王果报。既得大海水停以为宫殿。宽博具足。七宝庄严。岂可复贪牛蹄水耶？大王当知。如是如是。我今既已发勇猛心。舍四天下七宝宫观。染衣剃发。出家入山。今若还贪

世间王位。亦复如是。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三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四

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译

### 劝受世利品第二十八之三

尔时菩萨又告王言：如王前说。仁者比丘。身体柔软。莫住兰若空闲林中。眠卧坐止草铺之上。大王当知。我在自宫。以妙种种诸宝为床。偃偃而坐。既厌离已。弃舍出家。所以者何？大王须识。此身危脆。败坏无常。非牢固形。是破散法。随有地处舍之而行。犹如泥抔一种无异。又复大王！若有智人。既掷死尸。可还拾不？若欲更收。终无是处。

又复大王！如王前言：若于我边生怜愍者。应须随喜。而忽嫌我乞食活命。此事不然。大王当知。慈爱我者。莫作是心。何以故？我今欲过生老病死苦患之海。行行入道。是故作此比丘之形。为求寂灭安乐处故。要须受此毁好服形。又未来世。欲除一切诸过患故。大王当知。若复有人于现在世。受彼五欲功德果报。深著于爱。彼等诸人。事须怜愍。若当有人于现世中。不得寂定安乐之心。其未来生决受诸苦。彼等众生心须怜愍。

又复大王！我今惊畏烦恼之苦。故舍出家。欲求寂定涅槃真实。假使我得帝释天宫。意亦不乐。况复人间粗弊果报。而说偈言：

我被烦恼箭所射      欲求寂灭膏药涂

设使得天帝释宫      意犹不贪况王位

菩萨复言：大王当知。如王前言：凡天下人在于世间。一切须取三时利者。如我意观。此则非是真利益言。所以者何？求财得多。会必有尽。求欲转欲。无厌足时。若言求法。此是真利。利有深浅。要必须求。求之则有功能五种。而说偈言：

若无生老病死患      此是真实大丈夫

求财嗜欲悉世情      我舍二求唯取法

菩萨复言：大王当知。如王前言：但且治民。取于王位。乃至未老正少年时。且可受彼五欲法者。此亦不然。何以故？若少年时是常住者。一切众生应无有老。在在处处。应不为彼死命之鬼念念所牵。以诸众生寿命无定。是故智人。若求寂定解脱法者。不可得取世间王位五欲之乐。是故一切。若在少年。若在中年。或复老年。但须速求应所办者。早令得办。欲求解脱。或求于禅。莫使淹迟。宜速疾作。

又复大王！如王前言：须依家法作于祭祀及行布施。随意规求彼未来世诸果报者。大王当知。我今不取如是之乐。若苦来逼为切故求而得乐者。此非真乐。凡夫求于后世果报。祭祀诸天并及火神。必须杀害他众生命。此则非理。所以者何？若人行慈。应不损害他身命根。假使祭祀一切诸天及于火神。杀害众生。得彼常乐定果报者。犹尚不可杀害于命而用祭祀。况复一切所得果报皆是无常。破坏尽灭。非牢固法。

又复大王！凡人欲行解脱法者。无有别利。或无行行。或无持戒。或无禅定。犹尚不可损害他命而求未来利益果报。又诸凡夫在于世间。以杀生故。假使得于安乐果者。此亦不善。所以者何？以无慈故。况复未来望得善报。终无是处。而说偈言：

假使人生在世间      杀害他命以得乐

智者称说此非善 况复来世求人天

尔时。摩伽陀国频婆娑罗王闻于菩萨如是语已。便生希有奇特之心。在菩萨前。以慈悲故。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沙门瞿昙！大有难行苦行之德。于世间中能舍诸欲。仁者比丘！从于何方忽然而来？何聚落生。是何种姓。父母何处。自名字谁？

作是语已。至心谛听。

尔时。菩萨正心直视。温和言气而报王言：大王当知。去此北方雪山之下。有大聚落名曰释种。彼有一城。名为迦毗罗婆苏都（此言黄头居处）。彼城有一释种之王。号名净饭。是我之父。我是其子。母名摩耶（此言幻）。我名悉达（此言成利）。

时频婆王闻此语已。泣涕悲啼。经少时顷。拭面泪已。白菩萨言：希有！比丘！既生如是大种姓家。云何在此林内独行？诸兽猛恶。可畏可怖。此林不善。独自娱乐。无有伴侣。云何得住坐起自安？

尔时菩萨报频婆言：大王当知。我今不畏诸恶禽兽。亦复不惊、不怖不怯。设欲来者。亦复不能动我一毛。大王当知。我今唯畏生老病死之所逼切。故来在此诸恶兽中惊畏林内。独一无伴而自娱乐。

大王当知。老最可畏。所以者何？老来逼时。能夺年少。盛壮将去。摧折身形。腰脊伛偻。不能行步。犹如枯树。谁喜乐看。此最可畏。

又复大王！其病来者。是名可畏。所以者何？平健之时。不知不觉。一朝痛切。宛转呻吟。花色充鲜。忽然悴减。烦冤楚毒。眠坐不安。当于是时。谁能代者？卧在床枕。势不从心。以是因缘。病最可畏。

又复大王！死最可畏。所以者何？死来之日。减我寿命。忽撮将

去。虽复力能统四天下。金轮摧伏。七宝导前。利刃强兵。不能遮制、争夺可得。以是义故。死最怖人。

尔时。频婆娑罗王复更重问于菩萨言：大圣太子！仁今求何？

菩萨报言：摩伽大王！我今求者。唯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已当转无上法轮。是故尔耳。

时频婆王白菩萨言：大圣太子！如我所见。仁心勇猛。勤劬精进。决定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无有疑。又决能转无上法轮。善哉太子！我今见仁。善哉太子！我闻仁名。善哉太子！仁善出家。仁释种子！我从今日当常承事。大圣太子！我今请仁。恒常日日来至我宫。愿数见我。仁之所须四种事者。我当供养不令乏少。

时频婆王作是语已。菩萨报言：大王当知。我今不久从此移去。更诣余方。

时频婆王闻是语已。合十指掌。白菩萨言：大圣太子！仁心所求。唯愿莫有诸魔障碍。所规获者愿早成办。仁释种子。愿仁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我于仁边恭敬供养。见仁身已。即当为仁作于声闻如法弟子。即便说偈而赞叹言：

我频婆王合掌赞    唯愿太子道速成

若所作办忆今言    为诸众生赐怜愍

尔时菩萨闻此语已。即报王言：善哉大王！愿如王言。所作誓愿。彼此俱善。

时频婆王合十指掌。一心顶礼白菩萨言：善哉太子！今可为我受于忏悔。我以无智。恼乱大圣。太子离欲。以为不净。我心染欲。以欲为净。唯愿恕亮。除我此罪。

尔时菩萨熙怡微笑。报频婆王作如是言：善哉大王！如是如是。



我已受王清净忏悔。愿王安乐。少病少恼。谨慎身心。更莫放逸。恒行善法。舍离非法。若如是者。王得安稳。多受吉利。

是时菩萨慰喻频婆娑罗王心。法义说故。令其欢喜。劝请教示。显说宣扬。从座而起。渐行余处。

时频婆王即前顶礼菩萨二足。围绕三匝。立地而住。面向菩萨。观瞩少时。即从彼处回还到宫。而有偈说：

菩萨印可频婆说      我得成道当度王

思惟大圣行喜欢      不觉从山还本国

### 精进苦行品第二十九之一

尔时菩萨从般荼婆山林而出。安详徒步向伽耶城。既到彼已。登上伽耶尸梨沙山（此言象头）。欲摄身心。灭除诸恶。上彼山已。选平整处。在一树下。铺草而坐。

是时。菩萨内心思惟三种譬喻。悉是世间希有之事。未曾闻说。未曾睹见。未曾证知。

何等为三？一者。所谓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虽复身体不行于欲。而其彼等所有欲中。一切心意。欲爱欲恼、欲热欲著而灭不尽。未得正定。犹有我相。自度一身。彼等沙门及婆罗门。恒受苦恼。意不喜者。心不乐处。不能知见。又复不得上人之法。亦不能证无畏之处。然其彼等虽无我相。不独度身。不受苦恼。虽不受意。不喜不乐。而犹不能知见证法及无畏处。譬如有人取生湿木并及湿粪。置于水上。就中钻火。有人故从彼岸而来。就其乞火。然如是人。从生湿木湿粪水上。出力钻火。有能得火与彼人不？若能得者。终无是处。火既不出。彼人从求。于何而得？如是如是。若有沙门及婆罗门。虽不行欲。

乃至不能知见证法。此即是初第一譬喻。世未曾有。亦未曾闻。

尔时。菩萨复更第二思惟念言：若诸沙门及婆罗门。虽禁制身不行于欲。彼等所有欲中意贪热恼及著而灭不尽。未得正定。犹有我相。自度一身。徒受苦恼。不喜不乐。不能知见证上人法无畏之处。又复彼等虽无我相。不独度身。不受苦恼。及不受心。意不喜乐。不能知见证上人法及无畏处。譬如有人取生湿木。置于地上。欲钻出火。亦复有人。来从乞火。向其此人。从生湿木。钻欲求火。能得于火与彼人不？若能得者。无有是处。如是如是。是诸沙门、婆罗门等。虽不行欲。乃至不能知见证法。此第二喻。世未闻有。

尔时。菩萨复更第三思惟念言：若诸沙门及婆罗门。虽禁节身不行于欲。彼等所有欲中意爱恼热及著。灭尽正定。此等沙门、婆罗门等。虽得自利及以利他。心中喜乐。能知能见得上人法、证无畏处。譬如有人。取干燥木及以干粪。置于地上。欲钻出火。亦复有人。还从此岸向其乞火。而其是人用少功夫。即便得火。持与彼人。如是如是。若有沙门及婆罗门。离欲而行。彼等设有欲中意爱恼热皆灭。乃至得彼上人之法、证无畏处。此是菩萨第三譬喻。自意念生。悉是世间未曾闻见。

尔时。菩萨从彼伽耶尸梨沙山下。来摩伽陀聚落内。次第而行。借问人言：此处有何功德可行。有何非法宜须除断。我今欲求最上寂定、最妙音辞。如是前行。至伽耶南。有一聚落。其聚落名优楼频螺。及至彼处。日以食时。菩萨著衣入彼聚落。诣一陶家。从乞瓦器。得已手持。历彼聚落。次第乞食。到一村主长者之家。然其长者。名难提迦（此言自喜）。至彼家已。却立一面。默然而住。

其难提迦自喜村主有一善女。名须阇多（此言善生）。彼女端正。可喜无双。为诸世人之所乐见。其善生女遥见菩萨手持瓦器。默然立

住。欲乞求食。善生见已。从其二乳自然汁出。

时善生女问菩萨言：最胜仁者！仁是谁子？是何种姓？名字云何？父母何处？今欲何求？仁者云何？有何神异？今我一见。使我两乳汁自然流。

尔时菩萨报言：善姊！我名悉达。此名是我父母所立。我今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已当转无上法轮。

时善生女闻是语已。从菩萨手而取瓦器。入自家中。满盛香美甘味饮食。并及种种饼果羹臠。溢瓦器中。即出胡跪。奉授菩萨。口作是言：最胜仁者！我愿恒常供养仁者。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四事所须。悉令充足。唯愿仁者慈悲纳受。我观仁者父母立名。复见仁者精进勇猛。至意专心。必当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决定转于无上法轮。真实不疑。仁者若成菩提道时。当来我家受我供养。度脱于我。当与仁作声闻弟子。

是时菩萨报言：善姊！当如所愿。既受食已。即便舍行。

尔时菩萨从善生女乞得食已。于空静处。如法而食。食已经行。渐到一处。地方平整。清静可喜。心乐欲观。树林蓊郁。枝条繁茂。多饶花果。清静流渠。香美诸水。河池泉沼。映发交横。种种丰饶。无所乏少。彼等诸水。不浅不深。澄清皎洁。易渡易取。其内无有毒恶诸虫。周匝具足妙好禽兽。去离聚落。不近不遥。往来乞求。无疲无乏。其间道陌。土地坦平。不下不高。易行易涉。若当有人欲求无最胜利益。易得易成。速办速证。兼绝蚊虻及诸虫蝎。又不喧闹。昼少行人往来扰乱。夜断音响。安静清闲。冷暖调和。风雨顺节。堪可修道、禅定修心。又往昔时。有一王仙。名曰伽耶（此言象）。在中停止。是彼王仙旧城居处。

尔时菩萨见此地已。如是思惟：此中地势快好方平。暂睹即便为

人所乐。乃至堪可修道行禅。若有丈夫欲求无上最胜之利、断诸恶者。此地足堪安止而住。我今既欲摧伏诸恶、修诸善根。宜应停止坐于此处。以求菩提。必令成就。

菩萨如是心思惟已。即便取草铺坐此地。欲修习禅。既坐定已。心如是念：今诸众生求解脱者。悉行种种众杂苦行。所谓或有诸众生辈。悬住二手。以舍世间一切诸事有为法故。

彼等如是苦行之人。或乞食时。不从缸口内受于食。或有不从小口钵内受取于食。或有不从两羊之间受取于食。或有不从人粪秽间受取于食。或有不从拄杖人边受取于食。或不从执刀杖人边受其施食。

如是确间及知妇人不净来时。不从受食。或见妇人怀妊之时。亦复不从其边受食。或知人家有不净业。不从受食。或有不从酒醉人边受取其食。或有两人吃食之时。亦复不从其边受食。

受食之时。有狗来前。亦不受食。又受食时。其上或有蚊虻等来。不净秽恶。亦不从受。或复有人。唱吼而唤。来与汝食。亦不从受。有人唱云。汝住与食。亦不从受。或人唱言：我作食施。汝当待取。亦不从受。有人故为造作于食。亦不从受。

或复有人。祭祀诸天残余之食。亦不从受。食内若有沙糖石蜜。亦不从受。有酥油等。亦不从受。食内或有乳酪等物。亦不从受。食内若有鱼杂肉等。亦不从受。或食内有兴渠臭熏、诸辛味等。亦不从受。

或复止受一家之食。齐一口止。或受二家。至两口止。乃至或受七家之食。还复食于七口而止。或复一日止一时食。或复一日两时而食。或一日半始吃于食。或经三日乃吃一食。或时一日少许而食。或时两日。亦少许食。乃至七日。亦少许食。

或唯食菜。或唯食稗。或复唯食树嫩枝条。或唯食酪。或复唯食迦尼迦罗树之枝柯。或复有时纯食羊粪。或复有时纯食牛粪。或乌麻滓。或杂果子。或食诸种一切草根。或食藕根。或食种种草软枝条。

或复有唯空饮于水而以活命。或有随宜所得多少即以活命。或复有学野兽食草以活于命。或时立地卓然而住。或复有坐一定不移。或复四肢拄著于地。以口受食。

或有唯著纯草之衣。或有唯著冢间弊衣。或复有著种种草衣。或复有著僬奢耶衣。或以白氎皮作衣者。或以龙须而作衣者。或复有用诸畜生皮而作衣者。或复有用故畜生皮而作衣者。或有以诸毛氍作衣。或有破诸畜生之皮为条作衣。或复有以粪扫作衣。

或有裸形。或卧棘上。或卧板上。或复有卧摩尼之上。或卧椽上。或卧冢间。或蚁垤内。犹如蛇居。或露地卧。

或复事水。或复事火。或逐日转。或有举其两臂而住。或有蹲坐。或复有用沙土烟尘以涂全身。正立而住。或不梳洗头首面目。发如螺髻。拳挛而住。或复拔发。或拔髭须。

或复有事泉池井河、渠源诸神。地神、树神林神、山神石神、夜叉罗刹、罗睺（此言语言）阿修罗王、婆梨（此言钩）阿修罗王、毗摩质多罗（此言妙机）、睽婆利等阿修罗王。或事岁星。或有事医药王仙人。或事婆罗堕仙人者。或复有事瞿昙仙人。或事毗沙门天王者。或复有事童子之天。或自在天。或复事日。或复事月。或复有事那罗延天。或帝释天。或事梵天。或事护世四大诸天。如是各事令欢喜已。从乞求愿。称愿得已。各求解脱。

菩萨既观彼等如是邪求解脱。见已。发心欲行可畏极苦之行。而有偈说：



菩萨既至尼连河 以清净心岸边坐

为诸求道不真故 欲行大苦化彼邪

尔时菩萨如是观察。专正思惟。坐讫合口。以齿相拄。舌筑上腭。一念摄心。如是系念。调伏身意。以齿舌腭摄心系念。修习之时。腋下汗流。菩萨既见汗如是流。更复重发勇猛精进。心无所著。不错不乱。住寂静心。一定不动。如是最上。苦身意口。悉皆不动。是时复作如是念言：我今可入不动三昧。

尔时。菩萨从口喘息及以鼻气悉皆除灭。口鼻灭已即时便从两耳孔中出大风声。其风声气。犹如钻酥。在大瓮里摇搅于酪。出大音声。如是如是。菩萨闭其口鼻之气不使出时。于两耳孔出风气声。亦复如是。菩萨复念。我今已发精进之心。无处染著。舍于懈怠。乃至如是最上苦行、最胜难行。重复思惟：我可更入不动三昧。

尔时。菩萨既寂定身及口意已。还止口鼻及耳喘息。一切皆杜。既口鼻耳悉寂定已。内风壮大不得出故。气冲于顶。譬如勇健最大力人。取好利斧打棒他脑。如是如是。菩萨从其口鼻及耳闭气不出。内风壮故。打脑之声亦复如是。菩萨复念。我今已发精进之心。无处染著。舍于懈怠。乃至如是最上苦行、最胜苦行。思惟是已。即便更入不动三昧。

尔时。菩萨从口鼻耳及顶喘息一切皆停。不令其出。乃至遮止不得出故。内风强盛。在两肋间回转鼓动。譬如屠儿或屠儿子。善解杀牛。而彼屠等或执利剑。或捉利刀而破牛肚。或复破胁。如是如是。菩萨乃至内风强故。两肋间转。穿破之声亦复如是。思惟是已。乃至更发精进之心。最胜苦行。我今还入不动三昧。

尔时。菩萨从口鼻耳闭气不出。内风强故。全身热恼。譬如最大二壮力士。取一弱人。各执一臂。将其向彼大火聚上。或焚或炙。如



是如是。菩萨以内气不出故。身受热恼亦复如是。思惟是已。乃至更发精进之心。一切无著。已舍懈怠。得于正念。心不散乱。一切寂静。身口及意并得正受。如是胜妙最上苦行。

尔时。上界有诸天来。见于菩萨如是苦行。各相谓言：今此悉达大智太子已取命终。而彼众中复更别有其余天子。共相谓言：此之悉达太子现今其命未终。始欲取尽。或复更有诸天子言：此之悉达大圣太子。现亦不死。后亦不终。何以故？此之太子是阿罗汉。凡罗汉者。有如是行。不须怪之。

尔时。菩萨在彼兰若所用心处作苦行时。即得成于最大苦行。是时。菩萨坐处四面周匝所有邻比聚落诸人皆来。见于菩萨如是苦行。作如是言：此沙门既行大苦行。是故立名言大沙门。大沙门名起于彼唱。以是义故有此名称。

尔时。菩萨复更如是思惟：世间或有沙门。或婆罗门。制限食故而建立行。各守清淨。彼等或复唯食于麦。或食煮麦。或食麦屑。或以麦作种种诸食而以活命。如是更复或食乌麻。或食粳米。或食小豆。或食大豆。乃至或食纯大豆饭。或大豆汁。或大豆屑。或以大豆作种种食。持用活命。或有沙门及婆罗门。断一切食。建立淨行。我今亦可断一切食而行苦行。

菩萨如是心思惟已。尔时彼处忽有诸天隐身不现。来菩萨所。白菩萨言：大圣仁者！愿莫如是思惟此念。欲得全断。一切不食。所以者何？仁今若欲断一切食而行行者。我等诸天各将一切天味下来。入于仁者毛孔之中。而令仁者得存活命。又复仁者不损害身。

尔时菩萨闻此语已。如是思惟：我今既语一切人言：我全不啖一切诸食。而今诸天自隐其身。将天味来入我毛孔。令我活命。此则是我最大妄语。诳惑一切。如是念已。告彼天言：汝等诸天虽有此心。

是事不然。

尔时菩萨断彼诸天如是意已。日别止食一粒乌麻。或一粳米。小豆大豆。绿豆赤豆。大麦小麦。如是日日各别一粒。是时菩萨复更思惟：我今可以手掌盛取少少汁饮而活于命。或小豆臠。赤豆豌豆。绿豆臠等。

尔时。去彼聚落不远。其中有一最大种姓。婆罗门名斯那耶那（此言将兵将）。彼婆罗门从摩伽国频婆王边得一聚落以为封邑。其邑即与优楼频螺聚落相近。彼婆罗门得封邑已。还立字名斯那耶那。复更别有一婆罗门。名曰提婆（此言天）。彼婆罗门生地在他迦毗罗城。经营一事。渐渐行至斯那耶那村邑而住。少日为客。是时。提婆婆罗门更经营别事。因行渐至菩萨住林。

时其提婆婆罗门见菩萨在林行大苦行。见已即识。作如是言：此是我所悉达太子。乃能如是行大苦行。彼见菩萨如是苦行。心大欢喜。

尔时。菩萨见彼提婆婆罗门心向于菩萨生欢喜已。即告提婆婆罗门言：大婆罗门！汝能为我办少许食、活我以不？若小豆臠。大豆绿豆、赤豆等羹。而我食之持用活命。

彼婆罗门心狭劣故。少见少知。无广大意欲行布施。述可此语报菩萨言：大圣太子！如是之食我能办之。

彼婆罗门于六年中。日别如上所须之食以供菩萨。菩萨日日受取此食。依法而食。以活身命。尔时菩萨但以手掌日别从受。随得少许而食活命。或小豆臠及赤豆等。是时菩萨受食既少。随掌所容如上所说诸豆汁食。菩萨如是食彼食已。身体羸瘦。喘息甚弱。如八九十衰朽老公。全无气力。手脚不随。如是如是。菩萨肢节、连骸亦然。菩萨如斯减少食饮。精勤苦行。身体皮肤皆悉皱赭。譬如苦瓠未好成熟。割断其蒂。置于日中。被炙萎黄。其色以熟。肌枯皮皱。片片自离。

如枯头骨。如是如是。菩萨髑髅犹是无异。菩萨既以少进食故。其两眼睛深远陷入。犹井底水望见星宿。如是如是。菩萨两眼睹之才现。亦复如是。又复菩萨以少食故。其两胁肋。离离相远。唯有皮裹。譬如牛舍或复羊舍上著椽木。

时彼聚落所有羊子、牛子马子。行于彼林。见于菩萨如是苦行。见已各各生大欢喜。发希有心。恒常承事供养菩萨。

## 佛本行集经卷第二十四